THE MINPAO MAGAZINE

民報

第貳拾五號

目次

●圖畫

烈士劉道一肖像

秋瑾俠之墓

續刊辭

論革命之趨勢……精衛

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漢民

●時評

土耳其革命……民意

波斯革命……民意

載灃之私其親……精衛

張之洞死……精衛

●史傳

南洋華僑史畧……羲皇正胤

●來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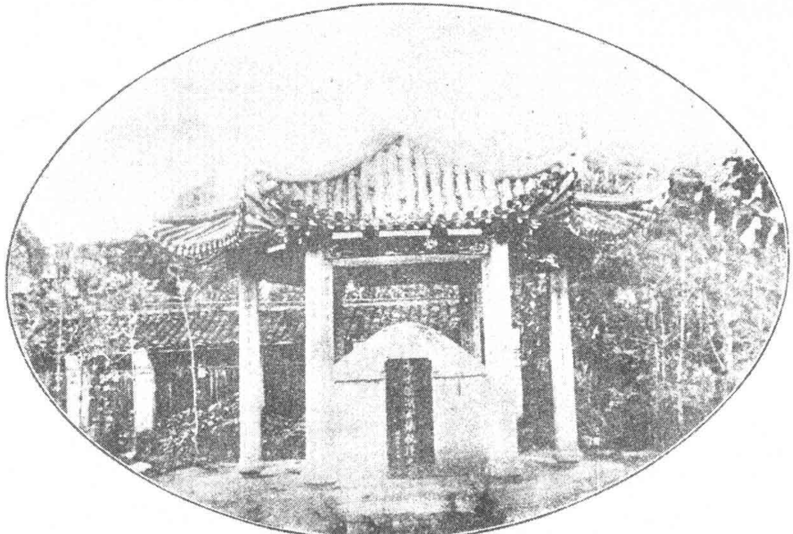
嘉應黨獄感言……虬髯客

●附錄

劉道一……揆鄭



烈士劉道一



秋瑾女俠之墓

續刊辭

自民報停刊以來於今將一歲矣以同人對於讀者之愧恧有以知讀者期望之殷也夫惟責任之未盡與期望之至切已使人歉然不安於中矧以一年以來所接於目充於耳者民生之疾苦日以甚猾虜之陰謀僉人之邪說日以肆而革命之風潮亦日以激迅而不已凡諸現象尤深入於國人之心理而必不可無以宣其欲言之隱者至於今日而始以續刊告焉際此續刊之時而迴溯當日停刊之時良不能無一言以告於讀者也

夫一國革命之進行也循其進行之序常可畫分爲前後兩時期前者曰文學鼓吹時期後者曰武力實行時期以前者爲原因而生後者之結果然而鼓吹時期常有恃乎武事實行時期亦尙取資於文學蓋以文學爲鼓吹者心理之感召也武力爲實行者由感召而生之意力也二者相須以成革命之事然則爲問今日之中國其猶在鼓吹時代乎抑已入實行時代乎宗國之亡久矣諸父老昆弟屈於強權之下

伈伈俔俔以爲人奴屠戮之餘加以鉗束鉗束不已益以蟲毒至於今日水益深矣火益烈矣將欲拯斯民於水火實行猶恐其不及豈以空言相慰藉時耶然而革命之實行一日未底於成功則不可不鼓舞其百折不撓之精神使蹶者起起者趨鍥而不舍進而不已以底於成之之日誠如是則對於黨人不可忘申儆對於國人不可忘箴諷對於敵人不可忘發奸擿伏昔吳王夫差思復其父之仇使人立於庭出入必告之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吾人之所爲拳拳然盡其言責者猶斯志爾矣

抑猶有宜深念者民報之出版在於海外爲虜之强權所不能及故得盡其言而言之者易也以是之故所自矢者有二念得盡其言則於國內之人所由之而不知之者必將以是曉之所敢怒而不敢言者必將以是宣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所自矢者一也念言之者之易則抵掌之頃不敢忘喋血濡筆之際不敢忘執戈欲其言之不濫必自言者之能踐其實始此所自矢者二也篤守此二者庶幾在國外者之精神心志常能與在國內者之精神心志相爲表裏各就其所處之地位以各盡所

能而互補其所不能者則革命之進行必以日銳試觀俄羅斯革命黨人其不能容足於國內而遠適西歐者於瑞士於巴黎於倫敦從事於文學之鼓吹以發揮光大革命之事業影響所及不特在國內者得其應援全歐之思潮亦爲之丕變吾黨之士力固未逮所志則同故有民報之著述以體會國民之心理表示革命之精神意思此固視爲生平責任之一而未敢有懈者也

民報之性質如此宜爲虜所深忌必欲出死力抉而去之自以力所不及則謀假手於他人以使臣楊樞李家駒之交涉而無效以近親載澤溥倫之交涉而亦無效卒以唐紹儀之狐媚而後逞焉盜憎主人宜其有是至於居留國之政府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本漠然無所動於中其所以出此亦無足深問夫惟人爲能自愛其類故人道主義不能以責之庶物也推之自愛其種自愛其國者亦無不然惟自愛之念强故能嶄致於自立此純視其自力而非他力所能助此吾人於刱始民報之際固已默計者也顧將來之中梗雖已知之乃知之而不餒其刱始之志者亦曰始事之際能以自力爲之則將來之中梗亦惟以自力勝之而已是故中斷之後更謀持續

其主義精神終始一致無少變焉以是庶可對於讀者而少寬其責歟抑不惟民報而已樹革命之目的百死以求達之其成功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有千災百折爲之代價而後得其所償故夫矢志於此者受一次之挫折多一次之磨厲遇一次之顚躓奮一次之猛進繼起之業與前相若且有勝焉此所以能由進步而底於成功也願於民報續刊之際。以此自勗。更以質諸天下之讀者。



論革命之趨勢

精衛

嗚呼使革命之動機一發而不可遏一進而不可退者其惟丙午萍醴之役乎蓋自庚子以來革命之說日熾於神州有志者倉皇奔走於外爲鼓吹於內爲秘密之組織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進行而已重以索虜稔惡民不聊生益有朝不及夕之慮一旦聞革命軍之旗鼓建於東南人人攘臂雖臥病者猶蹶然而起況其他乎斯夕所沈思默往憂心如沸者一則以孤軍無援思亟起以助之也二則以人旣盡其責任而已之安坐爲可恥也洎聞軍敗所接於耳目者有若黨人之喋血虜騎之無狀漢奸之殘忍無忌憚革命之潮益以激起踰年而革命軍起於安慶起於浙起於廣東廣西起於雲南至昨年之冬而安慶又有軍隊反正之事前者仆後者繼雖其間若斷若續起不同時事不果成然而民情大可見革命之勢進而不止亦大可見也虜政府震懼而求抵拒之策於是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知專用壓力必不足以抑民氣而徒以激民怒也則變其面目譸張爲幻欲以搖惑漢人之心志直

接間接務求所以息革命之風潮凡革命軍有一度之激進則彼之政策亦必有一度之修飾此爲邇年習見之事而無可掩者也。

所謂以强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者立憲是已往者虜中持陰柔政策者必主立憲而持强悍政策者則必非立憲洎乎近日則强悍者陰柔者皆趨於立憲之鵠而無所歧若是者何也則以立憲者非惟陰柔政策之實施實亦强悍政策之妙用也夫其藉立憲之美名以悅人耳目柔人心志寬假一二不足重輕之事權而浮華奔競之徒悉受其籠絡此陰柔派之所自詡者也至於以憲法定君主之大權專制之淫威有憲法條文爲之擁護無所施而不可凡種種可以束縛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財產而曩者懼衆怒難犯有所憚而不敢爲者至此皆可藉維持安寧秩序增進臣民幸福之理由而次第勒爲成法嗚呼專制之威其極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止耳藉立憲以行專制乃幷使人不敢怒也又何怪强悍派亦樂觀憲政之成而唯唯無異辭也耶立憲之爲術幻而爲用廣如此挾以爲抵抗革命之具惟陰柔爲能消磨革命之意氣惟强悍爲能壓抑革命之勢力葉赫那拉載湉行之於前載灃

溥儀行之於後可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者也

世之論者於此往往爲疑問曰彼滿洲者其果能以君權定憲法保其專制而永使漢人爲所征服歟抑以作僞之故挑國民之怒轉以促革命之進行歟爲漢人者其果受其籠絡而隳革命之志歟抑悉其陰謀轉乘此以善革命之潛勢力歟

吾以爲欲答此問不可不先知革命黨之性質革命黨者民黨也同爲平民其地位同感覺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於平民之中合肯負責任之人以爲一團體遂從而名之曰黨云爾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發生者也** 欲去革命黨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義欲去革命之主義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 **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 彼滿洲之立憲無論爲強悍爲陰柔 **要之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也是即無異普及革命之主義也是即無異展拓**

革命黨之實力也　噫滿洲欲以立憲阻革命之進行寧知適以助革命之進行乎

是故欲驗革命之趨勢驗諸民生之疾苦而可知矣中國今日平民之怨氣直充塞於天地之間於此而猶有望革命之不進行者寧非天下之忍人於此而猶有慮革命之不進行者寧非天下之愚人憂時之士見滿洲公然提倡立憲而人亦竟有從而附和者則咨嗟歎息以爲民之蚩蚩易中酖毒何自暴棄如此雖然嘗亦思附和立憲之人其所處者何如之地位乎一言以蔽之是皆平民之蠹而已彼專以蠹民爲生非剝平民之膚則無以爲衣非吮平民之血則無以爲食鷄鳴而起孳孳以爲之者惟蠹民是務其於立憲亦視爲蠹民之新術而已是故自提倡立憲者而言若滿洲人爲自固其地位計無足責也若官吏其中有輸誠於仇敵者有但知奉行意旨無好惡於其間者亦無足責也惟夫附和立憲之人既非滿洲人復非官吏身固在平民之列而彼之生活在於爲民之蠹則適與平民利害相反例如紳士者既無官守分亦平民然其威福與官吏無殊而魚肉平民或有甚於官吏一旦立憲則由

干預地方訟事之劣紳進而爲地方自治會之議員矣又如學生其初固以平民之志爲志者智識既進功名之念奪其所守而科舉既廢無可躁進一旦立憲則由學子進而爲政客與人遠與官近矣此曹心事如此然則發狂曲踴銳首疾進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又何足怪試觀今日出沒於京津上海之間日以組織政黨發行機關報號於衆喔喔作雌鷄之聲者非此曹也耶聚狐狸豺狼以爲一羣終日於憲政編查館中迎合民賊之意旨制定種種擁護强權戕賊人道之法律者非此曹也耶貪緣於各省諮議局之選舉冀得一當以便其魚肉鄉民之私者非此曹也耶此曹之鴞聲使人耳爲之聾此曹之媚態使人目爲之眩故聞見所及幾若今日朝野皆囂囂然以立憲爲一問題者按其實則立憲之動機非發於國民而發於在朝之民賊與在野之民蠹豈惟與平民痛癢不相關直利害相反也是故立憲之聲愈亟而平民之疾苦愈甚徒使最少數之爲民害者得悍然以遂其私聞此最少數者之謳歌而忘最大多數者之呻吟輾轉則可謂昧於時勢之所趨者矣

或者以謂民爲邦本理則然矣然最大多數之平民乏於智識恆居於受動之地位。

賴有智識者爲之倡率。自有僉人利用愚民之術。以立憲爲之簧鼓。則平民亦將眩轉而靡所適從爲此言者抑亦不思之甚矣夫痛苦及於人身不必有智識者而後覺也凡爲人類莫不有感情是故人窮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未嘗不思父母也苛政猛於虎人民之生命爲所戕賊人民之財產爲所剝奪一舉手一投足皆可罹於刑網憂傷憔悴生之危不如死之樂其不平之氣豈待有提撕之者而後覺耶歷代叔季之世暴動起於民間蜂湧蔓延無何而天下土崩瓦解之形已成彼輟耕太息於隴上崛起於草澤間者豈人皆有湯武之智亦以切膚之痛所不能堪則奮而起耳近日歐洲因民生問題總同盟罷工之風潮磅礡無際爲其分子者皆工人也彼工人者豈其有甚深且遠之學識亦以人類不能安於牛馬之生活故迫而出此**由是可知強權之所被能使人自然生抵抗之力反動之起實以民情怨憤爲之原料所賴乎鼓吹與運動者其能事在於發動之組織與進行之幹畧而已**怨毒之所積其

爆裂之力至強當之者靡不糜碎彼殘民以逞而顧騰姦言以自文者猶口爲甘言而手剸刃於其人之胸有愈以增受者之怨憤而已矣謂予不信請舉虜自宣布立憲以來所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爲當世陳之

夫虜之舉措殆可謂無一而不爲民害何則強權者惡之藪也其所挾持者爲殘民之具則其所措施安所往而不爲厲惡本必無嘉蔭濁源必無淸流欲悉數其惡擢髮未可盡也無已姑就其大者顯者以言之迴溯虜未宣布立憲以前人民所最痛心疾首而不能忍者厥有二事一曰由於內治之專橫而人民之生命財產受其殘害也二曰由於外交之劣敗而土地人民爲所斷送也夫亡國之痛已使人不能一日安其居況益之以民生之疾苦如是其甚怨毒之氣入於人者深革命之思潮遂澎湃而不可禦猾虜於此思用狙公賦芧之術以愚之乃以立憲之說進以爲前此之失政坐未立憲故耳一旦立憲內治由以改良外交由以振起富強之本其在於此其以言餂國民如是其巧也然而自豫備立憲以來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與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乃如水之益深如火之益烈嗚呼『立憲立憲民賊

假爾而行惡」誠哉是言也次述於下。

第一　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擧其大者有二一曰戕賊人民之生命二曰剝奪人民之財產

(甲)戕賊人民之生命　嗚呼古今天下民命之賤未有若中國人之甚者也自滿洲入寇以來所至屠城殺人如麻流血被野以嗜殺人之故遂據中國凶德相仍中國之人死于刑者死于兵者死于饑窮而無告者不可以數計人命賤於鷄犬莫不曰專制之淫威實使之然矣然則苟有意於立憲則當以尊重人命爲第一事天下未有畀民權而不重民命者生命且不保其他權利又安足言天下之人以爲虜雖至無賴而於此猶不能不有以粉飾觀聽也先以刑律言之曩所謂大清律例者襲二千年專制之遺法益之以貴滿而賤漢滿人漢人雖同所犯之罪而不同所適用之刑律其專制不平等久爲人所同憤矣自豫備立憲而有修訂刑律之議號於天下曰將博采歐美日本之刑法學理參以中國之習慣以制定新刑律其詞非不美也特派大臣廣招顧問一若鄭重其事者然嗟夫就地正法之制未除顧以新刑律之

美名炫飾天下之耳目何其心之毒而顏之厚也夫滿洲自有就地正法之制而所謂律例已失其用律凡立決之囚必先由州縣以讞上之府由府上之按察司由按察司上之巡撫由巡撫上之刑部經君主親裁然後處決雖司法不獨立此瑣瑣者徒爲具文然其手續猶繁重也自有就地正法之令而地方官皆得操殺人之權處決之後始以報聞手續既簡得以喜怒爲生殺凡鞫一囚逼之以淫刑入之以死罪而讞已定矣酷吏操此權則以人命爲草菅屠伯之風盛行於郡縣庸吏操此權雖不嗜殺而功令所在則亦視人命爲兒戲武健嚴酷殘民以逞至於如是求之各國未有其類例也今號稱改正刑律而此制如故則無論刑律條文若何美備裁判制度若何完全要皆歸於死文徒法民命之賤無稍殊於疇昔舉近事一二以爲例則如廣東惠州府知府陳兆棠涖任一月所殺踰千人水師提督李準嘗於猪頭山一日戮四百人其所殺者率被以強盜之名所謂就地正法者也要之殺人者與殺於人者孰爲強盜此寧待問然而此等嗜殺人之兇徒必爲虜廷所貴使得益張其威福故爲地方官者人人不期而爲陳兆棠爲武弁者人人不期而爲李準縱千萬之

虎狼磨牙吮血甘人如饜嗚呼非洲食人之野番沙勝越以人頭爲玩物之勝子尙未足媲其凶殘猶欲蒙立憲政體之面具以欺天下日日以修訂刑律問題譁騰於朝市是猶入人之室殺人之父母兄弟而顧與其人談孝悌也而爲漢人者目擊其父母兄弟之被殺一聞與之言孝悌則亦欣欣而聽之喁喁而望焉謂非人妖其可得乎嘗怪今人讀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者即甚馴靜亦未嘗不作憤懣之色而於虜每歲殺人之數則不爲約略以計之今即以死於就地正法者而論一年之中各府州縣所屠殺者何可勝數特所流之血斷續零碎則人亦不驚其慘久且習而忘之耳虜見民之易與則益肆其惡有不堪其虐激而爲變者輙臨以重兵使無噍類例如前歲欽廉民變之事天下所知也溯其起因蓋地方官吏盛行雜捐以苦民欽廉地瘠民窮不勝其擾窮無所之不得已舉紳耆數十人乞哀於官冀稍得蠲減官惡其瀆也則盡囚此數十人以爲恫喝鄉民不忍糾衆入城徑釋因載與俱歸而地方官吏遽飛檄請兵兵至則大肆焚掠那添那彭那麗諸墟在欽州中以豐阜聞指爲匪巢以礮隊燬之廬舍一空老弱婦穉死於礮彈之下者尸相屬也聞諸自難

地來者言婦穉畏礮而不知所避輒羣匿於屋隅故礮彈所及全羣俱斃血肉飛空地爲之赤嗚呼世有讀嘉定屠城記而墮淚者乎設有人編欽州洗村記當知虜之凶暴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也欽廉之民以是之故怨毒愈深以死與抗不爲之屈其後革命黨入而助之易鄉民與官兵之對壘爲革命軍與虜兵之對壘防城一戰而後虜見革命軍紀律嚴爲民所親自以結怨於民者深相形之下樹敵滋多乃始稍稍歛其凶殘之行而瘡痍已滿地矣此即豫備立憲時代之事實也今且於憲法大綱定君主統率海陸軍之大權陸軍部爲全國設置三十六鎭之計畫籌辦海軍處亦擬先製小艦備於內海及長江爲遊弋之用取中國之財以練兵即以殺中國之人四萬萬之漢人實爲彼鼎俎中物中國之前途直腥血充溢之境而已悲夫中國之民死於刑者爲數不可紀而死於兵者則淸鄉洗村伏尸相望死亡之數尤無可報告亡國之民命如螻蟻寧不可傷雖然死于刑死于兵猶死之可見者也至於戕賊生命於無形者則莫如刑訊淸律重刑訊所用刑具有笞杖、枷、鎖、手杻、脚鐐、夾棍、拶指、壓膝、問板、等已極人世之殘忍矣而官吏取供官刑之外更用私刑所造刑

其尤凶毒無人理民之死于斬絞者不若死于監獄者之衆死于監獄者不若死于刑訊者之衆自修訂刑律而刑訊之制已布告廢除然求之實際則各省之用刑訊如故也蓋一紙廢除刑訊之空文虜不過以爲粉飾耳目之用初無實行之意而爲官吏者對於政府從其令不如從其意彼既逆揣虜廷意旨所在則悍然爲之而無所憚以邇所聞各省之用刑訊非惟無減于前且日加甚如浙江審訊大通學堂教員嚴刑逼供受刑者膝骨排裂周身露肌淹血十餘處武昌獄囚謀越獄未遂事覺被榜掠楚毒備至洎處決時奄奄一息身無完膚如新剝皮之雞四川訊囚以香火鱗燒其體名曰大八團花更烙鐵炙之廣東訊囚先加榜掠至血肉狼藉乃附膠於紙遍貼傷處使跪伏日中曝之令乾血肉與紙膠既凝結爲一復提訊之凡有弗承輒力剝其紙肌肉膿血隨以俱脫呼聲徹天名曰剝竹皮凡此種種皆廢除刑訊之後所發出之新法也皆豫備立憲之時所以惠其民者也民之呻吟宛轉死於刑訊之下者或雖未即死而卒以痛深創鉅致隕其生者其死狀之慘視屠殺者猶將倍蓰而其數則不止於倍蓰也煢煢以生忽忽以死誰其恤之此猶曰不幸而觸刑網

者耳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民之死於無告者其數尤夥如江北巨災集賑欵五百萬虜帥端方侵蝕三百萬又慮饑民爲變遣軍隊彈壓之示以稍反側即立盡於是饑民皆枕藉就死無敢有蠢動者陝甘旱荒至人相食虜帥升允漠然不顧十室九空積尸成疫乘凶年以致吾民於死尤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矣如上所述使吾民死于濫殺死于刑訊者虜之積極行爲也死于饑疫者虜之消極行爲也此於專制時代固數見不鮮旣曰豫備立憲矣而其爲民害乃尤甚于專制之時非所謂每況愈下者耶

(乙)剝奪人民之財產　吾黨漢民有言各國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限制君權滿洲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鞏固君權以此說明滿洲立憲之現狀可謂要言不煩矣乃觀於近日立憲黨人要求開國會之現狀亦有至足笑咤者各國人民之要求開國會也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方法而彼輩之乞求開國會也以獻納財產爲引誘之方法此眞求之已往之憲法史未有其例者也夫「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格言彼輩固亦知習爲口頭禪矣尋繹此格言之本旨則以租稅出於人民故必當由人民議

定之代議士者人民之代表也以代議士議定人民之租稅則能得民意故必以出代議士為納租稅之條件苟政府欲行其專制而推翻代議之政體者則人民得以不納租稅為對待如是則政府無以供給其需要必不能一朝居欲擁護代議政體使植而不仆者端恃乎此設有政府既推翻代議政體而猶強徵租稅於人民則人民必起而與抗此憲法史上所常見者也舉最著之例言之則如英國查理斯第一世時張君權以抑國會人民不勝其忿及其與佛蘭西戰要求軍費於國會遂致國會與政府之間起非常之衝突國會提出權利請願其中重要之條件如不經國會之承諾不得徵收租稅不得濫逮捕監禁人民不得妄為財產之徵發等要求國王承諾此權利請願然後國會承諾軍費之供給王迫於戰事不得已而從之未幾復萌專制之故態違背權利請願不待國會之承諾遽課租稅於人民國會惡其違約起而反抗王屢解散國會禁錮民黨之領袖於是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以來互十一年不召集國會誅求租稅有反對者則逮捕之處以酷刑及其再召集國會也國會斷然拒絕軍費之支出彈劾大臣攻擊王之失政王怒而威以兵力民黨亦以

武力爲抵抗。由是內亂遂作。前後七年。至克林威爾率民黨之兵。以敗王師。遂於一千六百四十六年。置王於獄。一千六百四十九年。處王以死刑。英國國民之實行「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如此。使立憲黨人而知此義。則其要求開國會。當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具。而既導人民以出此。則當知政府必將以强權相脅。不可不儲武力以爲之備。如是則有所恃而無恐。設其果以壓力至。則人民直起而反抗。或竟由此以舉政治革命之實。未可知也。然此何足以望之立憲黨人。彼方卑躬屈節務爲恭順。其對於人民。非惟不敢導以反抗也。且將導以屈從。其對於政府。非惟不敢犯要挾之嫌疑也。且將貢其側媚之故態。於是變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而曰。國會開則財用足。擧其請願書之大旨。以謂方今國用奇絀。司農仰屋。推原其故。由人民無關懷國事者。故其輸將不力。一旦開國會。人民既得參政之權。必樂盡納稅之義務。凡政府有所需要。而責人民以供給者。不必政府自爲搜括也。使國會議定而執行之。則民自樂從。如是朝廷何憂財用之不足。噫。如其所言。則不出代議士人民之納租稅如故也。不過有代議士之後。則代議士得代表人民對於政府而承

認供給之責任耳國會乎國會乎直一增稅機關而已古代之君主行其專制往往直接對於人民以肆其聚歛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君主之身若桀紂是已洎於近世專制政治日以進化君主之爲聚歛不直接對於人民而假手於官吏由官吏聚歛所得以歸於君主其得之也以間接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官吏而不萃於君主之身若弘曆之『宰肥鴨』是已其所操術已視古爲勝然官吏者其身分爲君主之鷹犬怨毒所在君主猶未得高枕而臥也今則聚歛之事不責之官吏而責之國會國會者其名則人民之代表無爲君主鷹犬之嫌疑而其發生由於政府之孕育其權力由於政府之賦與其生活則匍匐於君主大權之下國會之所欲不能强君主以必從君主之所欲則能强國會以必從如是國會終亦爲君主之鷹犬而已逆料中國之前途而知國會之開其於民生必無幸也凡國會生息於專制威權之下者非爲君主之傀儡即供君主之魚肉最下則爲君主之鷹犬例如土耳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國會所謂爲君主之傀儡者也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阿附皇室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徒擁虛名而君主之專制如故反之如俄羅斯一千九百零四

年之國會即所謂供君主之魚肉者也議會欲行其政見不肯阿附政府之意旨遂與政府爲激烈之衝突其終也議會解散議員不免於刑戮而君主之專制亦如故是故使議會而萎弱也土耳其之國會可爲鑒矣使議會而激烈也俄羅斯之國會可爲鑒矣持是以測清國議會之將來以今之立憲黨人其興高采烈如此必不願如土議會之沈默也其卑猥恭順如彼必不敢爲俄議會之强硬也然則其所欲出者無過一途曰爲君主之鷹犬而已越南議會之會同員豪傑員其模範矣（詳見第二十二號時評）蓋他日之舉措徵諸今日之請願而可知彼豈不知「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爲要求者所當有事顧偏爲「國會開則財用足」之言是由於偵知虜廷之隱意而以是爲迎合也是即鷹犬之智也虜方患財用之不足而又窮於羅掘之術饞吻大闢倉猝無以濟其貪知國會可爲聚斂之機關則適中其所欲故國會之開期以九年而此九年以內日汲汲於攫財權以歸之中央精查各省之歲入必欲盡實其嗛而後已而地方稅則頒布於第四年國家稅則頒布於第五年有惡其繁苛欲爲抗議者則將以阻撓豫備立憲立關其口洎乎國會旣開蜷伏於君

主大權之下凡基於君主大權所定之歲出國會無置議之權而君主大權至廣無垠其可得爲國會所容喙者直君主所視爲雞肋者耳然則對於政府所責令供給者舍畫諾外無餘事矣人民有欲爲抗議者又將以代表承諾立關其口多此增稅機關於君主專制固甚便其如民生疾苦益以加甚何虜之貪饕宜其樂於出此彼教猱升木者吾不知其何心也今姑無暇論其用心之奚似但就其所持富强之說以衡之彼之所持無過曰用民力以振國度而已夫論政治者所見恆不一致其以民生艱難爲重者則恆愛惜民力不敢輕用其以國力發展爲重者則欲國民各致其力以爲積極的行動二說固各有短長然亦有共通之點焉則不濫用民力是已此不獨念民生艱難者無有異辭即謀國力之發展者其用民力亦期於有所償未敢有濫用之者也濫用民力則民將日即於憔悴而國亦以敝今虜之殘民猶得曰未造其極乎雜稅盛行紛如亂絲其取之也無度其用之也無節一歲所入供民賊之欲者十之六七中飽者十之三四以之利民者十不得一焉民之脂膏逝如流水肉盡骨見而虜之狂噬死咋猶無已時以致四海困窮所在變起而立黨黨人猶患

無以饜其豺狼之欲爲之書策以助其虐彼何仇於同類乃忍於爲是顧飾其詞曰將以求富强其誰欺欺天乎循是以往九年之內攫財之術日以精民生之困日以甚不待開國會而民已無以聊其生矣而增稅機關成立之後其蠹蝕吾民寧待論耶

右之所述人民之生命財產被蹂躪於豫備立憲時期內者其爲害之烈乃倍蓰於專制其餘種種自由爲所鈐制者更難悉數要而言之君主者人民之敵也君主之大權重則人民之自由不得不輕此固互爲消長者在昔專制之治主於放任凡所付之不見不聞者人民可得而自由洎乎立憲揭人民之自由著於法律命令美其名曰保護保護之爲言干涉也惟其立憲之目的在於鞏固君權故非干涉人民之自由不能達其目的邇年以來如頒布報律集會律等干涉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必使跬步荆棘跼蹐若轅下駒然後獨夫得以高枕而謂莫予毒其爲厲於民烏知其極此則豫備立憲以來其於內治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事實昭昭予人以共見者也

（未完）

燕子斜陽
來又去
如此江山

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

漢民

土耳其號近東病夫國。三十年前其皇迫於外勢。假定憲法。開國會。而專制如故。去歲七月乃有少年黨革命之師。一戰而攻取名城。再戰而擒獲大將。宣言將直指土京。而土皇之所畜禁旅。亦多與相應。於是土皇退讓。下令實行憲法。宣除敎律並登庸黨人。組織內閣。土國略定。詎今年四月土皇利用第一師團之變。解散內閣。捕殺有名於去歲之革命者十數人。土京如沸。乃數日之頃。革命黨悉起第二師團第三師團之兵。直逼城下。問罪京師。防營毫無整備。遂不能戰。革命軍入。悉更張舊黨所爲。廢土皇哈美而放逐之。定變於旬日以內。其手段之敏捷。歷史所載未嘗有也。論者謂土耳其革命黨以暴易暴。復委蛇於向來之民賊。不能變君主爲共和。前旣自貽伊戚。後亦失除惡務盡之義。是則然矣。然歷史者予人以公鑑。俾將來之人。審擇所從違者也。變易一國政體與變易最高權所在機關。其難易相去不能以寸。土耳其黨人。蓋非不能而不爲。其失不可爲諱。至其以軍隊革命。使獨夫民賊。俄頃

喪其所守。則其長可師。觀俄國革命。用力至多。其革命黨員思想之高尙。行事之勇決。又爲他國最。斷脰流血。與瘐死於囹圄中者。踵相接。雖以千九百零四年總同盟罷工之効力。得俄皇立憲一紙之畫諾。然議會既大受蹂躪。警察復備演醜劇。專制之淫威。有增無損。千九百五年俄殺國事犯十八人。六年加至一百三十四七年復加至四百五十六。去年則八百二十五。又數年間革命黨員之見拘者。凡十八萬一千人。

俄國革命黨葛桑尼曾語俄國革命之困難。謂革命軍無自而起。而俄國軍隊復運動不易。故當日俄戰爭時。有子來東島。冀與俘虜接而運動之者。以俄國進步之難。即知土耳其進步之所以易。夫革命之事。國各殊科。而其旨趣則同。皆所以變易人民對於强者之關係也。强者因於習慣。有所憑藉。無自貶損之理。非破壞其勢力不可。此於政治上之關係爲尤甚。故革命積極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軍人。用志專而行事簡。流血五步之內。雖有萬衆無所施。奪元惡之魄。而作國民之氣。惟刺客爲能。然其組織不改。其團體固在。則去其一二分子。而代生者如故。必盡舉而覆之。爲拔本塞源計。莫如用軍人。此不易之論也。軍人之從事革命者亦有二。其一由革命黨之自力所召集。其一則本屬於政府。入其室而操其戈。民賊獨夫。恃軍隊爲

保障而軍隊亦與民黨合則彼失其所恃抑使爲革命者事無籌餉備械之多費事半功十計莫便於是夫俄羅斯之革命以血鐘響聞寰球而迹其黨人之言則於刺客之外亦未嘗稍忘軍人況其事有易焉者耶滿洲政府之虐民也甚於俄而其設防自衛之術尙遠不逮雖中國軍人亦常有凌踐平民背逆人道之舉動而種族之感情與平民無別遇與旗兵雜處未有不立起衝突者然則導以眞理濬其良心未必若哥薩克兵之愚獷不化亦視革命吸引之力何如耳

從來軍人具有左右一國政治之能力革命之成否每視其左右袒以爲衡試略舉英法革命之成迹證之

英王査爾斯一世。苛歛無道。千六百四十二年一月。欲以强力解散議院。不果。退出倫敦。集勤王之師。議會則立公安委員。以步騎二萬四千。與王合戰。其初王黨之軍累捷。至千六百四十四年七月。爲克林威爾所敗。勢漸不振。明年再戰再敗。王奔西方。西英亦叛。王進退失據。自投蘇格蘭軍。蘇軍囚之以獻議會。四十七年。王黨乘間再起兵。謀奪王。卒被克林威爾征服。乃與議員百五十人。組設審院。判

王爲謀反不忠。以四十九年一月刑王於倫敦。是爲英吉利之革命。

法王路易十六。承先王虐政之後。更以反覆無信結怨於民。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巴黎市民起義。聚者萬餘人。法蘭西親兵亦與合。共擊瑞士傭兵挫之。王以兵四萬餘大砲四百門駐巴黎佛色黎間。民兵趨破巴士的獄。斬其守將。脅王解散軍隊。王不得已從之。九月王以議院之紛爭。下令悉罷會議。民黨大譁。王召法蘭德聯隊自守。國民怒。奔赴佛色黎。法蘭西親兵護國軍繼之。破宮門。迫禁苑。法蘭德聯隊鬪者皆死。王乃返巴黎。王族貴族相繼出奔。九十年六月王決意暫去巴黎。徵集州郡之兵以鎭民亂。行至華日納城。爲民黨發覺。擒送巴黎。王遂盡允總會所議之憲法。年餘。王復私結外兵與民開戰。民大怒。公開法廷。判王賣國。定死罪。以九十三年正月行刑於巴黎。是爲法蘭西大革命。

千八百二十六年。法王沙魯十世。以教會參與國政。蠱惑愚民。而議院與軍人皆抱持自由主義。議政府爲緇衣政府。二十七年議會改正新聞紙法及撰舉法。奪教會之特權。當世知名之士。競起橫議。王不悅。以三十年七月解散議會。改正選

舉法。禁出版之自由。於是巴黎人民蜂起。先襲破首相之宅。兩日占奪全府。檄迎路易腓力爲王國總裁。軍士皆捨王而歸之。八月王出奔英。議會乃更規定信教出版自由及王權之制限。是爲法蘭西七月革命。

路易腓力之立。不洽國民之公意。其時社會主義。復大行於國中。將以四十八年二月開革新宴會於巴黎。來會十萬人。政府使國民兵諭止之。既而國民兵亦憤政府舉措之失當。抗不受命。民遂作亂。築街壘以應戰。國民兵乘總司令官之更迭。亦應民黨而攻擊政府。王乃棄位而遁於英。是爲法蘭西二月革命。及組織臨時政府。民主共和黨與社會共和黨不能融合。社會黨欲以赤幟代三色旗。率民衆脅迫政府。使宣布社會共和主義。並延期選舉。爲新設憲兵及步兵所制。不能逞。然聚於巴黎者尚十餘萬人。帶兵築壘。與國民護衛兵挑戰。六月。政府舉卡延諾爲軍務總督。以兵平之。死者萬餘人。追放境外者數千

由上所述。則革命之事。未有與軍人無關係者。蓋强權者與武力爲緣。惟其挾有武力。故敢肆毒於民。亦惟將逞其毒。故益張皇武力。而人民踡伏在下。本至微弱。及不

堪於凌暴乃不得已起而以武力相抗有以人民之武力而戰勝政府者如英吉利之革命是有爲政府之武力所摧壓而不能起者如法國二月革命後之社會黨是有政府之武力亦併合於人民而人民全占勝利者如法國大革命及七月革命是故政府未有不失其武力而肯降伏者亦未有已失其武力而不傾覆者也夫革命斷無純恃武力之理而武力之爲重則如此大盜竇操戈矛與其徒肝人之肉欲使一方安謐閭閻免禍則亦有執兵而往覆其巢耳悠悠者怵於殺人流血之禍。乃至不敢言革命。而惟政府之命是從。獨不聞華西禮之言曰不忍俄民之血零零碎碎流乎吾中國人之血零碎流於惡政府下者歲當視俄人十倍忍於此而不忍於彼則大惑耳。法國第一次革命以黨人交爭相屠殺而流血獨多。非革命必致之惡果也。然持以與俄人較則仁人志士以振血鐘而死者且足當之有餘更無論人民之血之零碎流者矣故苟欲少殺人惟土耳其爲庶幾然土耳其之軍隊亦嘗誓忠於政府。使其大表同情於民黨。政自不易革命黨平日之運動。吾人未得其詳。所可知者惟書報輸入一事。蓋促軍人自覺之天性使善擇所從違視彼獨夫民賊持爵賞

爲餌刀鋸相劫者不啻人鬼之異趣也吾於茲亦有言正告我國之軍人彼恫於殺人流血之慘者其亦能助我張目乎

凡爲軍人者當自知其天職所在盲從政府之命令盲從上官之指揮非其職也夫齊民各有所事若農若工若商若其他種種職業舉自奮而供養於社會者也各事其事而不暇自治則錢穀決獄必有專職於是乎設官吏各事其事而不暇自衛則折衝禦侮必有專職於是乎有軍人官吏與軍人皆同時不能從事於自養故受養於農工商百姓亦惟其有可以分功而利民者故農工商百姓供養之而無憾此揆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義當如是也 **故軍人之天職曰保國曰衛民而保國之義亦從衛民而來不知衛民之義者不足與言保國** 何也國家爲衆民之組織毋滋他族實逼以處爲其將侵害吾民之生命財產也爲其將擾亂吾民之安寧秩序也故扞禦外患爲軍人重要之義務若曰爲甲政府與乙政府爭其名譽財賄之得喪而爲之效死力則至微末鄙賤而不足道矣 **且夫軍人既爲平民之一分子而平民寄以折**

衝禦侮之責任則苟有挾暴力而將蹴踏吾民者皆當抵抗之不遺餘力視彼暴力之從外而來與由內而發無幾何之差別惟以吾民受害之程度爲衡而量其輕重先後政府代民爲理倘藉所依據之勢力陵虐吾民則爲軍人者當首發難而翦除之反是則無以副爲民禦侮之責任亦大玷其保國衛民之天職

章太炎曰入受命於政府出而翦除寇盜鎭服潢池者無過魁儈伍伯之等吏效忠虜廷以拒倡戰之師者則爲梟爲獍此非獨對於異族政府爲然即凡爲政府以敵國民者皆虎之倀而民之仇也軍人不能爲國民禦侮抵抗强權國民自起爲禦侮之計不能助之而反助其敵

譬之於獵是將以政府爲獵人軍人爲之獵犬而國民則其所狩獵之羣獸也國民不幸乎昔納稅供餉以肥軍人專俟其貿我於政府爲鼎俎之物民則

何辜而爲軍人者乃狂噬死咋以盡其同類此尙得爲有人心者乎

人有反抗其政府出亡外國者其所在國必容留之不肯引渡於其本國且時或以軍隊爲之保護以爲一國政府逼其民人至於反抗必其有失職亡道者存而人民敢以身爲犧牲求達其改革之目的又至足尙也乃遇其發現於他國者則保護之其發現於本國者則鋤擊之親疎厚薄之不齊使人不解其矛盾之何故强爲之詞則曰此輩知服從於政府而遑恤其他亦可哀矣俾士麥主張鐵血主義而爲近代軍人所崇拜者也完成德意志聯邦之組織實行擧國皆兵之制使强鄰莫之敢侮其所以爲得也然張而不弛帝國主義附强權而行其侵略爲言治者所畏惡且以其外交軍旅之權略庸之於內裁抑民黨使不得有進步至今普魯士猶帶君權專制之性質俾士麥於德功罪蓋參半耳迨觀其呵李鴻章之言謂歐人但以爲同種勝異種爲功不聞爲異種勝同種爲功則以梟雄猜狠絕世之人物其於種族之義猶不敢背叛如此然則以人道言之

以軍人第一之

天職言之。苟有殘賊吾民若今之滿洲政府者。軍人縱與爲同族。猶當以鐵與血一洗其毒。又況非我族類。自發生於甯古塔邊長白山下。以至於今日數百年。爲吾族之仇敵而未改者哉。

在昔中國厲兵於民。惟執干戈衛社稷之時。乃與齊民有別。故兵戰諸字。皆從器械取義。書傳所載軍旅之言。類多爲治兵敎戰者發。而論定軍人之品格及其所當盡之義務者殊鮮。徵之於詩。則周南兔罝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秦風無衣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小雅六月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皆以武人從於君上。得爲佐命爲榮。蓋以朝廷爲國家。爲專制時代必然之理想。故不知保國即所以衛民之義。幸而爲封建之制。威靈未極。不敢殘民以逞。其上下之間。猶存休戚與共之意。於時平民乏革命之思想。軍人亦不以鎭服潰地爲職務。王者之用兵也。則重防外而輕備內。其論伐叛之功。與討寇之功。不同日而語。左傳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

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戚禁淫慝也竊以爲古人立法最精而解釋者猶不盡當其旨蓋侯國不廷其極致于王室紀綱廢墜而已戎狄豺狼一旦侵入諸夏則冠裳之族有盡爲塗炭之懼害不止於王室故不得不鄭重其功以爲扞禦外侮者勸衛民之深意於是乎在降至有明武選之法最功四等迤北爲大遼東次之西番苗蠻又次之內地反寇又次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意猶不失惟滿洲不然彼以異種異國之人而入寇諸夏既得志而居征服者之地位則不啻悉取中國之人民以爲俘囚懼俘囚之衆或脫其羈軛故其練兵惟一之主義曰 **專防家賊此眞古今中外所未有而爲軍人者對此尤當痛心疾首者也** 夫家賊者何即漢族之本爲中國主人翁者是即不甘居被征服者之地位而欲光復故物者是即不堪於異族强權之摧壓起而反抗者是盜憎主人則反從而賊之而愼防之若夫外國强鄰鷹瞵鶚視眈眈其欲前代所視爲重要之敵者滿洲則俯首足恭之不暇於土地財產種種權利之要求莫敢不聽彼非惟自度力之不敵而甘退讓也彼族剛毅曾爲之代表曰甯贈朋友不予家奴中國地大物博他國之要求

以尺寸進。固可爲苟延旦夕計。即充類言之盡舉領土主權授諸外國而近代之滅國者類未嘗褫亡國君主之虛號且優以歲給猶不失爲一國貴族富家彼其自視仍將儕於安南高麗諸皇之列較之漢人恢復中華將且夷爲關外平民者猶爲彼勝於此兩害相權則取其輕宜其設防置備之重此而輕彼也去歲粵省水灾。灾民流離。哀鴻徧野。再電乞賑清廷僅飭部撥欵十萬。及西藏達賴喇嘛入京。每日饗其緇徒萬四千兩。十日之食即足以抵一省之賑灾而有餘。謂西藏喇嘛。方有貳心。而某某國者不可以兵力抗。冀以此爲羈縻。朝廷之厚薄。出不得已。然則獨不慮飢民之憤起斬木揭竿以求活耶彼雖不言而其意則曰是無恐吾固有可防家賊之軍隊在悲哉吾民吾不知其對於滿政府之意何若對於軍人之意又何若也滿政府則日儆軍人而告之曰爾曹事我必忠爲我效死吾臨爾族實恃爾曹爾族若有不甘爲順民稱戈圖叛或指斥乘輿爲大不敬爾曹當以頸血濺之爾克厥職維爾賢吾其以黃馬褂巴圖魯勇號酬爾殘殺同種之勳力二百六十餘年來若吳三桂、若洪承疇、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皆爲此等軍志所策使。不徒面目猙獰向其同種

非復前代軍人所有即其心腹腎腸亦已暝瞞變易使一般軍人尤而效之至於近歲猶有以爲彼族抗拒義師爲當然之義務者其人非必甚庸劣猥下也蓋**吾國軍人誤認自殘同種爲其天職固已久矣** 人有恆言有專制政府於上則其國之敎育受干涉壓制而不能有當然之進步是言允矣然吾以爲軍人敎育更視普通敎育爲甚即如滿洲爲政禁奪集會出版之自由以舉人進士之虛榮誘惑多士敗壞學風有識者莫不以爲病然究不若敎育軍人者旣蓄之爲政府之鷹犬而因以自殘同種爲其第二之天性其道德墮落更百倍於恆人是故無惑乎軍人之見輕於當世也平時旣爲政府行暴之後援有事輒爲彼虜噬人之先驅是直民之仇也而豈特當賤視之而已耶論者以爲軍人之賤始於募兵然自唐以降亦不過以右文輕武之風尙卑視其闒茸者云爾 「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諺近百年始盛於閭巷不得謂非社會之公論也吾嘗謂滿洲政府以家賊目我漢人其名義最謬夫漢滿異族何言一家光復故物何賊之云惟彼軍人受滿政府之誘惑奴使忍以能殺同種爲功 **斯誠漢族之家賊耳** 夫以

衛民保國至可尊貴之職。乃一變再變爲同種之仇賊。滿洲固首惡。即我軍人亦豈能逭其罪。**然其挾可以衛民禦侮之力猶在。則從垢汙之地位一躍而復其天職不難。今之屈於暴力之下。驟不能逞。必隱忍以伺機圖發者。非獨軍人也。**徐錫麟以陸軍學生。爲候補道警察總辦之時。自非二三同志知其用心。其不薄之爲滿奴漢奸者幾希。然而皖城一擊。恩銘授首。舉世皆知其爲人。而尤以其前此之降志辱身委曲借權之爲難能。**爲軍人者不當如是耶**人各有心。不容拘以表面之形式。蓋棺論定。不容責其一時之行爲。而吾敢以嚴厲急迫之詞。爲軍人告者。使軍人而眞忘其天職。則爲洪承疇吳三桂之後身。其又何辭。其有心在國民者。則已願爲一大目的犧牲其名譽。謗論亦非所避。抑使彼虜不忌。則尤易達其目的。吾聞法德二國。其地方有工黨之警。政府命軍人征之。則往往釋兵而嬉。彼殆知有軍人之天職。不肯盲從政府以殘民也。於同族之政府且然。吾知同爲人類德性相去不遠。則聞者當不疑爲陳義過高。與責人太甚耳。

或者謂軍人食滿洲之祿。當忠滿洲之事。雖知其弗正。如變節何。亦惟有效命不貳而已。此非僅畏葸偸安者藉爲口實。勇果之士。亦嘗奉爲科律。當太平天國戰爭之時。其爲滿洲死者。皆此等邪說悞之也。夫此言純爲專制時代之思想。而以對於異族惡劣之政府。尤無絲毫之價値。猶之居官當職者。輒以受恩深重誇耀於人。不足當識者之一哂。蓋自政府而下。所享皆國民之脂膏。藉以爲惠者。固無異貪天之功若感恩圖報。則當對國民言之。不當對政府言之也。滿洲括漢人之財賦。即欲用以買漢人之死力。漢人乃以利祿之故。爲之盡忠讎之主人。被刼於盜。器用財賄。悉爲盜有。乃反從而乞其餕餘。求爲廝養。苟能得之。則曰惟盜之能恩我活我。其境遇雖可哀。其行爲心思。則可恥甚矣。吾意近今之軍人。稍知義理。即不應鄙悖若是。且種族之辨。民權之趣。其不以區區個人待遇之厚薄而易之也。甚明。然言者旣及於施報。則吾尤有說以應之。須知滿洲待遇漢人。不以平等。其事種種。不可殫述。要以施諸軍人者爲最甚。彼知其族性蠻劣。不足以臨莅中國。不得不恃武力壓制之也。於是大設兵以爲防。又以其族僅當漢族百分之一。而衆不足用也。故以綠營爲守。

而以八旗兵監督於其上。嚴復曰。滿洲於中國祟斯巴達之制。用以狠牧羊之法。漢人之爲兵者其性質蓋在狠與羊之間遇漢族平民則使爲狠遇八旗兵則仍使爲羊如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所用印度安南之兵決不得與英法兵儕伍故漢人之强滿洲所深忌漢兵之强亦滿洲所深忌邊境有大戰輒使滿人專任之。如康熙征準噶爾之役。雍正兩征厄魯特、及西南夷改土爲流之役。乾隆伐緬甸安南定回疆平大小金川、及湖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重定回疆及湖貴平猺之役。皆滿人居首功漢人不與焉偶因立功而顯耀其聲名增進其實力也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敘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校計功加二十四次但敘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其所以獎勵之不同者亦欲滿兵人人自奮高出漢族軍人之上也。漢人之爲將領者平日既不敢望滿將之項背遇有戰役命其貴胄親信爲經略或大將軍。漢人僅得以充偏裨供鞭策爲幸。雖嘗百戰出死力積勳至五等。而一旦違滿人之意。則斥戮之如摧枯拉朽。如柴大紀伯爵也。守臺

立不世之功。僅以失迎滿人之故。而福安康輒殺之。清廷雖知其寃。後亦不加深問。鮑超爲湘軍第一戰將。位至提督子爵。身死之後。乃信流言。籍沒其家產。其對於漢人將領刻薄寡恩類如是。滿人墮地即占口糧。糧厚可贍家室。額多人少。則任其冒濫以爲常。視綠營漢兵。月祇得白銀數錢者。顯分厚薄。剛毅爲廣東巡撫時。滿人綽號白頭旗白頭保者。白晝殺人行劫。既已捕獲。將正法。而剛毅爭之。謂吾屬滿洲生而有糧。決不爲盜。聞者皆憤。 太平天國之戰。與粵垣旗兵曾不相涉。事後不知若何敘功。乃各給太平糧終身。漢兵無此曠典也。曩昔視旗兵爲箝制漢人惟一利器。最近知其朽窳不足用。乃議裁撤。且美其名。謂將使與齊民等。然未裁之先。乃詔下各省督撫。爲妥籌生計。至足當其前此所占食者爲止。粵省旗兵乃請領堤岸新闢之地。謂不慣農工操作。只合營商。幸此官地爲有司以奇貨居之。故其議不行耳。 其爲旗兵謀也則忠矣。其對待漢兵則反是。例如嘉慶時川湖陝之役。綠營鄉勇立功最多。悉爲八旗兵所占。旋以事平遽解散。鄉勇出營之後。無以謀食。於是蒲大芳等怨望作亂。楊芳楊遇春念其戰功。誘以甘言使降。而滿洲政府震怒。立黜楊芳。使率蒲大芳等遠戍伊犁。其後密使人盡殺蒲大芳等數百人。無一得脫者。咸豐同治時。湘軍爲滿洲戮力破敵。遍於十八行省。敵軍既盡。而湘

軍亦被解散。其最優者不過給以三月口糧。曾不敷還鄉之費。以致流離他省。他省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斥之爲流氓。此輩於工商業久荒。窮無所歸。乃群聚結會。圖相依賴。而滿政府惡其結黨。捕拿殺戮。不可勝計。越南之役。諒山之戰。我漢兵竟能與皙種人抗。爲前此所未聞。皆馮子材等諸漢將之力。乃未幾馮等部下悉被解散。廣西之有遊勇自此始。其知大義者。連年投身革命軍赤幟之下。屢創官兵。間有助越南革黨與法人戰者。亦爲法人之勍敵。其材武可用如此。而滿人則惟欲禽薙斬殺盡之而後快。爲問我漢族軍人。孰則免滿洲之虐遇者。以云施報之義。惟有剸刃仇讎之腹。始得當耳。自吳三桂開門揖盜。又爲彼虜出死力以虔劉漢族。於是以 **漢人殺漢人之政策不待教而能** 其大酋且悍然言之謂 **從來漢人作亂祗用漢兵勦平** 豈有滿人助戰 嗚呼以五百萬民族宰制四萬萬民族而能安坐二百六十餘年無恙者皆此 **漢人殺漢人之政策爲之 亦即我軍人嗜利忘義爲彼效力 自**

殺同種有以致之也　然觀於川湖陝之衆盡而鄉勇無歸太平天國滅而湘軍亦失所語曰狡兎死走狗烹滿洲方且以漢人爲兎漢兵爲狗豈復有一毫人心相待耶自咸同以來漢人竟有總師千而膺上賞者遂令披堅執銳之夫磨拳自奮爭思樹功不知洪楊倡義奄有東南諸省使無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輩天下將復爲漢滿人督師大臣若賽尙阿和春官文等竄匿如鼠子八旗之兵則望風奔潰不足當太平軍一抉惟漢兵至勇投袂搏膺與太平軍殊死戰滿洲政府因勢利導乃不能不授之魁柄此實以同胞之血肉易之無識者乃喋喋不已謂爲漢族恢復兵權之機運人之無良詎至若是抑滿洲人非易與者其種性雖汙下而能知自衞其族彼見軍事權之稍分於漢人也未嘗不內自悼恨故借立憲改制之名而行中央集權之策考查憲法者歸以改革官制爲籍口盡奪袁世凱六鎭之兵權夫袁之得志以戊戌告變之功而庚子之亂尤有保障之力故滿洲寄以北門鎖鑰那拉氏嘗指己與載湉而謂袁曰吾母子性命託君矣是時袁何嘗不自念滿洲待我厚終不奪我兵者而滿人爲自固計則不復恤袁素善撫循得士心所部每

食必爲袁祝。不爲虜廷祝。使袁果知大義。素能正導其軍人者。則北指虜巢。推倒虜政府。**其事業不難出土耳其革命軍上**　而袁不爲拱手奉還六鎭。圖結恩寵。不敢稍有逆迕。及老朽之那拉氏去惡少之載澧來袁亦褫職而幾有東門黃犬之歎。軍人之負袁耶。抑袁之負其軍人耶。戀戀恩命。俯首從賊而不忍去卒乃並其所顧戀者而亦失之。吾願漢族軍人**爲徐錫麟勿爲袁世凱**

袁世凱者。大辱我軍人名譽者也　夫賢者舉事一不得當則世必議其操之過急不能深謀熟慮　**不知怯者過求完全常遇可爲之機而不爲至蹉跎失敗其罪悔尤多彼以受恩滿洲貪其權寵不肯反正者無論矣即心懷助順而外顧知遇方隆則有登峰造極之想企大得勢可一朝不勞而定者其人亦可謂大惑**　滿洲比年排漢之政策日進其待遇軍人又非乙巳丙午以前可比前此陸軍普通學畢業而爲標統或參謀者所在多有亦間荐

升得協鎭統之職。以地方需材。方練新軍。故得以不次用。至鐵良用事。更定舊制。凡畢業者。先須就部試驗。授職纔比千把總官。羈於京師。使爲滿兵隨營教習。不得出外窃地方兵柄。京師立貴冑學堂。以養成陸軍大學人才爲度。名爲教三品以上官子弟。實專爲滿人設。更令各省督撫不得賫遣海陸軍留學生。而由中央選派者。則大都旗滿員子弟。蓋清初滿員有請選簡參遊以上官。悉用彼族者。嗣以其人數不敷。不果於行。而兵部奏定遇提鎭缺出。先儘滿員補用之例。其時注重禁旅。舉二十行省駐防旗兵。不足當京師禁旅之半。而綠營節制於督撫。以其不任戰事。督撫兵權。亦至不足重輕。遑論提鎭。然且爲先滿後漢之例。以蹂躪之。今玆鐵良之政策。專爲彼族儲養將材。將使滿人悉任將帥。漢人祇備行伍。視清初廷議所以排抑漢人者。巧密過之。不能悉廢漢兵。而先淘汰漢將。殆不五稔。可復其雍乾以前之暴力。而與英法人之治印度安南者頡頏。故今後漢族軍人。不獨不能夢見袁世凱。抑將不敢望爲段祺瑞矣。雖然往古專制之時代。以一人之意思爲大多數人之意思。將智而士愚。其地位復相依賴。故一軍之變。恒由於大將之指揮。其倉卒譁噪以起者。曾不

可終日所謂軍人僅其所屬之將帥之器械耳今之軍人雖在下士必曾稍受教育則易為感召大戰所動不惟其大將馬首是瞻矧鎮統以上之官高懸而不與兵接轉不若標統以下日與親洽能變易士心聲氣應求以一大目的為團合其勢力有不可禦者然則有志者亦視其運動之能事何如無自餒也鐵良鑑於近歲革命之禍。若皖城兵變。尤所惆懼。擬招新軍。悉選目不識丁者。冀不為革命之說所浸染而載灃不以為然。以日本軍人最知服從。能尊敬王室。擬一切取其教範。鐵良之策悍而愚秦政焚書坑儒之故智也載灃之策狡而毒漢武崇六經談儒術之故智也兩者相較載灃實能然彼亦不思日人所以尊敬王室者正以其有君國一體之思想從歷史上民族觀念而來非戎衣教武者所能鑠化也滿政府與漢人關係之歷史純與日本為反比例若使之有民族觀念如日人則叛去惟恐不速耳是以滿洲多練兵而不足為防百變其愚民之術亦易發露而不足恃即如土耳其軍隊素以忠於蘇丹聞天下者然一旦順民黨而抗政府無所用其躊躇況滿洲耶又聞滿洲政府。將盡屏漢兵專以滿人為畿輔護衛。充其類。不過為土耳其之第一師團耳。亦不足畏也。吾所望於漢族軍人者當念近者人民重累積困曾不

自聊然猶歲輸百萬金錢供養軍隊亦曰庶幾其拯我水火中耳滿政府一日不去吾民一日不安即軍人之責任一日未盡豺狼當道白晝食人扞禦外侮猶其後焉者也印度革命黨班乃伊君語其黨曰吾之朋友僅畏道理勿畏強權但盡義務於國人可矣本眞理公道而行之使毋國出於危殆吾於我國軍人亦云然也

嗚呼同爲漢族同爲亡國之民同受制於虐政之下苟可以藉手而去是羶腥惡劣之政府爲社會復其自由者宜莫不迅厲而奮興往者不諫吾人不能起曾在胡李之枯骨斲之而未死者則皆有責任如上節所云軍人實具左右一國政治之能力其使我炎黃遺冑遂光復諸夏並脫專制之毒也時惟軍人之功其使之永永爲奴於滿洲而不可復也亦惟軍人之過（滿洲定制。漢人文官得稱臣。武官則稱奴才。軍人亦惟反正之日。得自脫奴籍耳。）命爲軍人死非所畏果能決心事成固與國民俱受其福不成則爲民流血爲國流血求仁得仁於斯爲大亦可以一瞑不視無幾微之遺憾矣且革命因於時勢必不能以一度之行事而竟其功。**故與其言成功不如言進步**進步者實現其理想而變易當前之事實之謂也即土耳其之革命可云進步不可云成功英

千六百四十二年之革命然法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以至千八百四十年之革命亦莫不然由一大目的發生千條萬緒吾人惟各就其能力以自致則各個條件之負擔與各個方面之進行集合之爲一大進步能者舉其大者不能者舉其小者無賢與不賢之分別然軍人之地位較優於平民故其責任亦較重然祇貴實現其理想以赴革命之目的而不以成敗論則一也其上焉者倡率反正爲齊民先如去歲安慶之軍其成績雖不能與土耳其薩省之軍比而義烈則堪並尚猶之吳樾之彈與徐錫麟之手鎗不容有所軒輕夫滿洲將恃軍人以防倡義之師而倡義者先在軍人此眞足寒彼虜之胆而爲革命大增光燄者也經一度之失敗則多得一度之經驗後之勝前可以預決次焉者則俟革命軍起而響應之其助動之力亦至大古人有行之者牧野之戰

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血流漂杵以軍人而嚮應革命**爲我國革命戰史最有光榮之事**以殷紂之材武絕世。身將大兵。而不能禁。而武王則預言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以寡勝衆。純恃嚮應者之多。即其先已有得力之運動可知。鎮南關河口之師自誅其渠帥而爲我革命軍守者亦庶幾此義降此不能惟徘徊中道既不効順亦不助逆衡以大義雖不勝其觀望之情然猶視剚刃於同類者爲賢而革命軍初起時得以養成勢力至滋大而不可禦則亦陰受其助又其次也嗟夫軍人歲不我與來日大難知禦侮衛民之職則當瞿然如夢覺矣思亡國滅種之慘當愁然不安寢食矣見土耳其軍隊革命之捷報胡不爲之拔劍而起舞聞滿洲人練兵防賊之鴞聲胡不磨刀霍霍以相向嗚呼軍魂兮歸來勿論已成未成之新軍將裁未裁之舊旅其同仇偕行集我黃帝大刀闊斧之下則余小子不武猶堪執鞭以從也



關河可使成南北
豪傑誰堪共死生
生要入山隨李廣
死當穿塚傍要離

時評

土耳其革命

民意

嗚呼。觀於土耳其之革命可證。凡革命必當貫徹其目的而後已。決不可有所姑息也。夫持姑息之說者。以爲革命之事。不得已而後用之。蓋吾所持之主義。受壓迫而不得伸。則不能不致死於爲吾主義之敵者。以蘄達其目的。倘所與爲敵者。既受懲創而有所讓步。則宜出以交讓之精神。而期事之速了。雖主義未得貫徹。然能如是。是亦足矣。吾以爲持此說者。以理衡之。其對於所抱之主義。已乏忠實之意矣。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創造。實由一般人民之良心與痛苦而發生。故懷此主義而實行之者。必以貫徹爲期。是即對於一般人民之良心與痛苦。而負之責任也。當其實行也。知有進步。不知有中止。其以挫折而中止者。薄志弱行無論矣。即以稍有成就而中止者。亦不得爲完其責任。一言以蔽之。苟且而已矣。其於理之不可既如此。更以事勢而論。彼爲姑息之說者。意在於省事。而不知適以多事也。彼謂革命不得已而

後用斯固然矣惟其不得已而後用故其用之也不可以不鄭重而必不可以姑息也所謂鄭重者不得已而後用不用則已用則必貫徹其目的而後止方其鍥而不舍雖若較姑息者用力爲多然有貫徹目的以爲之償則所用之力不爲浪擲若姑息則不然目的未貫徹而中止徒以所成就者爲已足而於其所未成就者未及計也抑知於我爲尙有所未就即於敵爲尙有所憑藉敵有所憑藉則將乘間抵隙以排我第二次之反側遂不可免而第二次之革命亦遂不可免使第二次之革命而仍如前之姑息則第三次之反側又將不可免是則以姑息之故其所費之時與所耗之力較之必貫徹目的而後已者不啻倍蓰其終也非至貫徹目的之時息事寧人決無可望是則持姑息之說者非獨於理爲不可即以事勢言亦未爲智也少年土耳其黨進行之跡可以爲證矣夫少年土耳其黨之始起也尙不欲直加罰于蘇丹哈美第二其舉事之期恒曰待蘇丹百歲之後所謂百歲之後者其意義有二(一)則待蘇丹之殂落也(二)則蘇丹常欲違背馬哈默德之教義禪君位於其子此爲大拂人心之事欲於其時推戴前皇之子以舉兵也夫少年土耳其黨欲拯民於水火

悉銳以赴猶恐不及而顧遲遲以待蘇丹百歲之後可謂姑息之至矣無如蘇丹哈美第二偏不如黨人所期望非惟不死且益以矍鑠努力加餐飯長享黃髮期此已足令黨人爲之焦灼而其殃民之志老而彌篤專制之權力與殘酷之天資相伴爲厲日以甚遂致黨人久待不耐於舊歲由薩羅尼嘉之本部直發表其意見以促蘇丹之改革此則因於時勢之摎逼而使其不得不進步者也蘇丹不容許其意見命使者至薩羅尼嘉集師團之將士宣讀鎮壓的勅書觸將士之怒立斬勅使向君士但丁而進兵裹糧相從者絡繹於道君士但丁堡之同志亦奮而響應旣入京師圍王宮其力足以洗滌民賊之巢穴懸哈美第二之頭於太白以與人民更始舍此不爲聞哈美第二之誓辭遽信其有實行憲法之誠歛鋒而退以爲政權旣可操券而獲無復多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斯亦姑息之過也卒以除惡未盡死灰復燃幾釀噬臍之禍凶猾之哈美第二陰結死黨以謀權勢之恢復發第一師團之兵包圍議會蹂躪憲法政治肆無所憚少年土耳其黨不得不復聲罪致討自薩羅尼嘉長驅以入君士但丁旣俘哈美第二鑒於前轍則廢而幽之識者以爲將於此役奏掃蕩

廓清之功矣不圖舊君既廢更立新君獨夫民賊不絕其迹後之乘間竊發以爲民害非意外事夫使於舊歲而剗絕獨夫民賊之迹則可無今歲之變玆者哈美第二雖廢而蘇丹尙存能保其不復爲哈美第二乎哈美第二之能爲惡非其天性使然蘇丹之地位實使之然也雖去哈美第二而不去蘇丹則爲惡之本根初未嘗絕後將滋蔓惜乎勇烈如少年土耳其黨而猶有此姑息養癰之見也雖然少年土耳其黨雖不能免姑息之過而其志非甘於苟安偸活者綜觀其進行始末舉事之期待之哈美第二百歲之後可謂姑息矣及其繼也臨之以兵迫以必從民意此一進步也哈美第二既屈於兵力不以此時爲民除害乃受其詐言擁戴如故可謂姑息矣及其反側則立俘之不使復肆于民上此又一進步也就其所已進步者以測其將來則知少年土耳其黨終必有貫徹目的之時雖屢以姑息之故稍有成就輒復中止然時勢所逼則有不容其中止者又其革命之精神未嘗少撓故能順時勢以爲進步雖然使其始無姑息之意則事半功倍或及今已見主義之貫徹未可知也嗚呼方今國人之言立憲者當取鑒於此矣夫立憲黨人多汚下不足與言治即其陳

義稍高者。亦毋過曰。方今外侮既烈。內治又積疲不可猝振。國勢岌岌。而民之困於專制者已久。誠能易專制爲立憲。則雖以君權定憲法。猶爲此勝於彼而已。夫中國之政治現象與土耳其不同。故土耳其猶可言君主立憲。而中國則必不可以民族問題爲之梗也。此其故吾黨精衛嘗言之矣。其言曰。土耳其國內諸民族以突厥民族爲最多數。今之握君權者固突厥人。而爲革命之主動者亦突厥人也。故君民之際易於調和及得憲法而目的已達。若中國則不然。握君權者爲滿洲人。而乞求立憲則漢人非滿人也。此大異於土之以革命得立憲者矣。土之革命突厥人爲主動。而馬士多利亞人贊同之。馬士多利亞人之意欲以少數民族附庸於多數民族以自存也。今漢人寧能附庸於滿人以自存乎。故以漢人所處地位計之。當如希臘人之謀獨立。乃爲合於正義。希臘以文明民族而被征服于土耳其。與漢人被征服于滿洲同也。希臘民族受土耳其壓制之時。知謀獨立。不知望土之立憲。惟其民意如是。故終有獨立之日。此眞與現時中國之革命黨同一心事。而亦中國人所當同趨于此一途者也。不惟希臘而已。卜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羅綿利亞人羅美利亞人黑

顯匿古魯人其以異族受制于土與希臘同而其謀獨立亦與希臘同是可謂能盡民族之天職者矣中國人對之其知愧乎其可自同于馬士多利亞人乎」其所言者既詳盡矣然而卽土耳其亦有不能以君主立憲爲止步者少年土耳其黨初進兵於君士但丁也聞哈美第二臨軒而誓遽斂其鋒其意豈不以君主立憲爲已足然何以廢黜之事不朞年而復見也且幸而少年土耳其黨兵權未解一旦變作卽起而制之故以如此之巨變而得以廢黜之事爲其結局設令不然則哈美第二已以第一師團之兵包圍議會果使問罪之師不幸而敗則少年土耳其黨一蹶不振獨夫民賊挾全勝之勢修怨於民鈐制束縛抑之不使復逞其慘酷之狀當又有過於未革命以前者而近東病夫之前途惟有疲癃以死而已夫少年土耳其黨有實力如此而猶以姑息之故幾於僨事況實力未如少年土耳其黨者乎少年土耳其黨惟有實力故雖有姑息之過而及其進步則常足以掩其前失進而不已終有貫徹主義之時今實力不如土耳其而姑息之念則又過之遑問進步直恐日以墮落耳有終其身爲人愚弄而已嗚呼謀國不可不忠故主義不可不期於貫徹今之以國民爲

念者其初亦知以民主爲鵠既而難之則改言君主立憲矣其初於君主立憲中猶知取法民權較重之英比既而難之則改言普魯士憲法既又難之且改言日本憲法猶以爲難而滿洲憲法大綱於是乎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既有曰苟美矣居室者作如是想則曰知足謀國者作如是想則曰不忠何也責任所在不可以苟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嗚呼外人恒言支那人富於平和之性質平和平和汝爲人假借以行其苟且也

波斯革命

民意

嗚呼觀於波斯之革命可證革命必不致召瓜分之禍也夫革命決不致召瓜分吾黨前已屢言之矣觀於土耳其之革命而益信土耳其之革命也無有招外人干涉之舉動而歐洲諸國相率作旁觀之人於革命軍於政府皆未嘗有所偏袒及其成功天下晏如也近東病夫之國勢與遠東病夫之國勢蓋絕相類而革命時代對外之現象如此執革命可召干涉之說者當關其口矣然以土耳其革命之事爲證尤

不如以波斯革命之事爲證蓋土耳其之革命始終未嘗交外人之干涉者也波斯之革命則幾受外人之干涉而終無損革命軍之毫末者也當波斯革命軍之未入京師也俄兵已侵入大勃里及革命軍進逼京師。俄兵另由高加索入境。言將疾馳至波京。干涉革命。七月十一日。已抵凱斯文城。距波京祇三四日程。及十三日。聞革命軍已入京師。且聞英土宣告中立。俄公使遂宣言俄兵當不日撤退。同國侵入大勃里之俄兵。亦奉檄退出波境。觀者於此。將以爲波斯革命。能免於干涉者。特僥倖耳。嗚呼果僥倖耶於事變之來不深求其原因而輒以歸於僥倖宜其守無動爲大之戒偷生苟活一聞革命軍起即相驚以瓜分也吾以爲波斯之革命所以能成功而不撓於干涉者厥有三因試陳於左。

（一）由於波斯革命黨之强硬也夫人之所以能革命者以自由平等博愛之眞理激發其熱誠故能進與强權抗而無所卻能持此以抗國內之强權即能持此以抗國外之强權故革命軍起樹目的以爲進取決無瞻顧於外侮而自墮其志者且反因外侮之烈愈堅其進取之志自波斯革命軍之起也俄進兵於大勃里。使稍志弱行

者處之鮮不以是而退縮而波斯革命軍不屈不撓且宣言俄不退兵則將致死於彼何其烈也俄不特不能爲梗而已且以是故南波斯革命黨慷慨而起義憤所激革命之勢益沛然莫之能禦由是以觀即使俄兵之入波京在革命軍之前而革命軍亦必不以是而滯其進取又即使革命軍於入京之後俄兵疾驅而至革命軍亦必不以是而慴也嗚呼波斯之受俄牽制可謂至矣哥薩克兵屯於京師侵入大勃里之兵久駐不退而直趨臺海蘭之兵且長驅深入使革命軍幾有四面受敵之懼而卒能排萬難以達其志蓋操持正直不畏强禦專心致志赴其目的故能强硬若此彼葸縮於外侮而消滅其自立之性者眞當愧死入地耳

(二)由於英俄之均勢也俄之欲攫波斯爲囊中物非一日矣英以利害關係之故出而爲梗俄於是不得肆其志以英俄均勢之故苟延殘喘波斯之前途未可料也迨革命黨感憤而起俄欲行其干涉而英不爲動俄遂遲遲不敢發七月十一日兵已至凱斯文矣聞英暨土耳其皆宣告中立復不得不斂兵而退蓋俄苟欲窮其兵力則英土必不能默視即使波斯革命軍之入京城在俄兵之後俄亦未得遽逞也是

可知各國維持勢力平均之地必非一國所能獨逞其野心而是各國者又各以自國之利害爲本位所持之政策常不能出於一致故有欲干涉之俄即有欲中立之英以撓之英之所以中立初非有所愛於波斯而以是爲助亦曰爲自國利害關係計中立之策優於干涉而已是故使波斯革命軍之擧動有不能不招外國之干涉者則英與俄不得不協以謀之而不然者則英俄之見必有所歧其結果常以持消極的態度者爲勝亦不僅波斯此役爲然也而波斯革命軍所以奮然而起者亦必已深審乎此蓋國家至於賴均勢以保存則其一擧一動必不能與利害關係之國無所牽涉內變既作惹各國之注視固熟知之然恃均勢以保存其國必不可久則革命爲萬不容已之事雖有眈眈然虎視于旁者亦不能不負革命之責任而趨也故當其一往直前無所撓卻迹雖近於冒險實則較之苟安偸活保全在人分割亦在人者其謀國之忠過之萬萬處艱難之際而欲行其志者宜心識此義矣

(三)由於俄國有內顧之憂也往者梟傑之君主爲暴於民既而知民怒已甚慮蕭牆之內旦夕變作則往往勞師于外使人民移其對於政府之惡感以對於敵國又使

人民知外患方殷當悉力向敵不遑分意於內治其術至狡而人民受其愚弄顛倒於不自覺由是戰事以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以是階之厲也然亦以其時人民自私其國故君主得以行其詐洎乎近世人道主義日以發達有識之士能弘其愛以及於人類見自國之政府糜爛其民而戰之則疾首蹙額指爲人道之賊不獨不受其所愚移敵愾之意于外且轉幸其勞師襲遠防家賊之兵備漸以懈弛乘間崛起以期貫徹平日之主義凡此皆人民觀念之進步而足以使獨夫民賊戢其窮兵黷武之志者也例如日俄戰爭之際俄革命黨乘政府用兵于外國內兵備空虛遂有一千九百五年之大騷亂其結果使俄皇不得不屈從民意布憲法開國會以彌縫於一時至於今日而掩飾彌縫之技已不可復施立憲之情僞暴露革命風潮愈激愈高俄政府雖懷侵略之野心已不勝狼顧之憂矣波斯之强雖不如日本然革命軍踔厲進取之節概則俄所知也使俄加以橫暴之干涉革命軍決不爲屈革命時代民氣至盛外侮旣來有殊死戰而已民兵致死一可當百徵之歷史前例至夥他不遑舉使波斯而如杜蘭斯哇則俄已不勝其斂矣國力敝

于外革命黨乘虛突起于內一九〇五年之擾亂又將復見心腹之患莫大於是兇狡之俄政府夫豈慮不及此此亦知難而退之一原因也嗚呼革命之熱誠遍及於世界人類之心理獨夫民賊終有不得逞其志之時人特患力不副其志毋患時勢之不我與觀於波斯之革命而知之矣

如上所述波斯革命所以能免於干涉以成其功者蓋在於是嗟夫革命潮流自西徂東若土耳其若波斯皆以次成功而去回顧神州陰沈如故敵國外患不足以振其志而反藉口以卸其責任坐視他人力自振拔於危急存亡之中慨慨然曾不知愧其果自立之性已澌滅以盡耶抑死灰猶有復燃之望耶此眞可爲擲筆三歎者也

載澧之私其觀

精衛

自醇酋攝政以來得寵用事者爲民政部尙書善耆度支部尙書載澤等軍機大臣存虛名而已近且用其弟載洵筦海軍載濤筦軍諮府載扶筦禁衛軍軍

事之權。悉操之二三近親之手。排漢面目。悍然畢揭。於是即平日最恭馴之奴才。亦竊竊然議其非。以爲足貽天下以口實也。夫虜自篡奪以來。心腹干城之寄。惟在滿人。至於漢人。不過備驅策供奔走而已。此吾黨所數舉以爲天下告者。意蓋欲使人曉然於羣虜排漢之心事。而知所以自處。非謂用漢人則可喜。用滿人則可憂也。而今之論者往往以滿漢員缺之多寡。爲滿漢勢力之消長。於是聞樞要之地位置一漢人。則驩然喜。以爲漢人新殖一勢力也。及聞易以滿人。則又疾首蹙額而相告。謂此爲排漢政策之實見。凡此皆巨謬極戾。不可以不辨也。夫今之持民族主義者。其主目的在不欲屈服于滿洲强權之下。蓋以一民族制一民族。爲人類至不平等之事。故斷然反抗而無所郤若。如論者所言。則所謂民族主義者。非爲我民族爭位置也。直與滿洲人爭官缺而已。是不亦辱民族主義。而羞當世之士耶。且虜之能爲我患者。即在於以漢人殺漢人。入關之始。猜忌漢人。防其倒戈。疑而不敢授以柄。經三藩之役。鈐制之術乃益加密。然而自太平天國之役而後。虜習知漢人柔而易使。馴而可恃也。已漸泯其猜沮之意。張國梁之善戰。優於和春。曾國藩之功績。隆於官文。

此事實上予人以共見者虜復何所憚而不用漢人以漢人殺漢人於虜甚逸而漢人且無噍類其能事較之虜自磨牙以噬人者相去何啻千萬咸同以來屢行之而有效矣然則醇酋之排去漢人而專任其近親雖謂之愚獷可也然而以陰險狠鷙之載澧而佐以肅酋之深沈載澤之狡猾重以載洵載濤輩血氣未定羽毛初長更將快心於搏噬其爲漢族患有不容疑者然即使易以漢員其爲患初未嘗少減即以軍事而論往者虜移袁世凱之兵權以歸之鐵良之手當世聞而咨惜以爲兵權復歸滿人掌握良爲漢族之不幸究之兵權在袁世凱之手與在鐵良之手又復奚別其爲擁護民賊鈐制家奴之用均耳由此以推則醇酋之私其親無足訝即不私其親亦無足慰矣要之漢族屈服于滿州強權之下則無所遇而非死地與虜酋遇固必死與漢奸遇亦必死欲於死地求生惟有我民族同心合力以摧滅其強權而已我民族而有斯志也則無論與虜酋遇與漢奸遇皆必居於優勝之地位有斷然者蓋虜即欲私其所親而極其能事凡諸機關悉以所親握其權而止矣至於爲其搆成分子者固不能不恃漢人也舉軍事以爲例統帥之任虜以近親當之而自將

校以至士卒皆爲漢人使漢人而無民族主義以爲結合誠戢戢然如羣羊之就牧假令一旦回復其自立之性者則發動之權固在於全軍之士卒而不在於統帥之一人匹夫攘臂萬衆響應爲之統帥者有濺血於軍旗而已虜旣不能遍布所親於行伍則此禍終不能免是則專任近親之無效也然即使專任漢奸亦猶是而已蓋虜之不能遍布漢奸於行伍猶其不能遍布所親於行伍也於此知人心果去則虜必無以自存我民族而欲光復者必由此道舍此不爲而顧鰓鰓然以滿漢員缺之多寡爲滿漢勢力之消長使陰鷙之載澧得窺其隱而玩弄之於股掌於實際位所親於樞要之地而於表面猶欲博調劑滿漢之名是故張之洞死而以載鴻慈爲繼以爲軍機大臣中喪一漢人即補以一漢人示天下以至公也殊不知張之洞在日已同伴食今以馴靜柔愿之載鴻慈懸縮其間尤有類於惡作劇而可以是間執人口是眞深得狙公賦芧之術者彼之以與滿洲人爭官缺爲民族主義者其或以是而滿足乎噫

張之洞死

精衛

張之洞死於清廷失一無足重輕之家奴於漢族失一冥頑不靈之朽物至不足齒數吾人無餘晷爲此老賊作傳惟觀老賊之生平略可見清廷所養成之人物其狀態何似故論之於左

君主專制之國不容其臣之有權以爲權者惟君主得而操之用能鞭箠天下惟其意旨所向假權於臣則其流極將使君主失其所以爲君主者故專制之君主恒以其臣爲奴隸祇用其力必不授以權也自滿洲篡奪中國所以尊君權者尤無所不至摧折其臣賤於犬馬於是爲之臣者亦以苟賤爲本分其得君之術無過二途一則發揚蹈厲以博人主之歡二則唯阿取容以免人主之忌前者易進而易退若袁世凱之屬是也後者易進而難退若張之洞之屬是也此等人之目的不在得權而在得寵其爲苟賤則均而固寵之術自以後者爲勝且同是唯阿取容之中其用術亦有淺深之別深於術者在他人以圓滑爲圓滑而彼則以倔強爲圓滑在他人以躁

進爲躁進而彼則以恬淡爲躁進其實圓滑躁進莫彼若也中國之人心强半中於老子之毒所謂不爲天下先不爲天下後者幾於奉爲金科玉律以之謀國何患不亡然以之做官則洵爲秘訣張之洞之一生所以能浮沈於宦海而保其富貴者即用此術而已有時風氣所趨人人攘臂而赴之彼獨恬然不爲動此即不爲天下先之術也及乎風氣既成因利乘便捷足而登昔之攘臂而前者反瞠乎於其後此即不爲天下後之術也惟其圓滑故能不爲天下先惟其躁進故能不爲天下後而又飾之以倔强文之以恬淡藏身至固守其所得者至堅爲長樂老以沒世良非偶然舉最著之例言之乙巳丙午之間虜始言立憲持之最力者爲袁世凱期期以爲不可者則張之洞也洎乎丁未而張之洞與袁世凱並入爲軍機大臣從事於立憲之豫備凡昔所反對者今則一一盡心致力以謀之說者多以腳根不定爲張之洞誚不知此正所以售其術也乙丙之際衆論未定於此時言立憲是以身爲權首而受反對者之攻擊即使其志得行身已不容於衆故力排衆議之袁世凱一時爲羣矢所集即張之洞亦爲發矢者之一人其終不得不以開去兼差削除兵權爲解釋嫌

疑之具凡此皆張之洞所逆知者守不爲天下先之術使守舊者爭引以爲重而持改革之說者見勢孤而敵勁又將不勝其哀乞之情迨衆論已定輿望愈高僉以爲非張袁同事不能舉立憲之治而張之洞者遂於其時翻然入內與袁世凱爭其權勢是其所以不爲天下先者正欲不爲天下後誚以腳根不定彼當格格然作猾笑耳此無他有如是之政府即有如是之奴才人既甘於爲奴則凡可以遂其欲者必爲之而無所怍吾非舉是以爲張之洞咎特欲使人知虜廷所養成之人物如是而已且張之洞所處之地位作弊則有餘攬權則不足所謂大學士者但司批答實一書記官而已自設軍機處而內閣徒擁虛名書記之職又移而歸於軍機大臣日與大酋近以仰顏色承意旨爲其職務名爲輔弼實則僕隸之不若彼於攬權既無分則所競競抱持者無過已得之富貴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又不能爲梟悍之舉動則惟專以陰黠柔滑爲容悅推其所極雖人類所不容有之凶德亦皆忍爲其魑魅魍魎之狀有非禹鼎所能鏤者如己亥載漪與榮祿剛毅勸葉赫那拉氏以廢立那拉以電詢之劉坤一張之洞徵其意見劉坤一死不奉詔張之洞則置之不答又如

戊戌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新用事張之洞與此數人者關係至密及知事且敗懼禍及則電奏請立斬此數人夫載湉之廢立與此數人之生死吾人可不必過問獨張之洞者平日以純臣自居又好言儒術而其忍於其君之死與工於賣友若此其藏身之固避禍之精豈稍有人心者所能爲宜其得齎富貴以入地也今其人死矣屈指生平蓋奴隸中之碌碌者其出仕在太平天國既覆之後不獲與胡曾左李快其搏噬漢族之豺性渴欲得人血以膏其吻久矣庚子唐才常謀舉兵於漢口事洩與同事諸子並爲所害自是以後益與民黨爲仇罪大惡極人所同憤今者革命軍旦夕未起遂使此老賊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寧非其幸然老賊之得罪漢族夫人而知之若其對於滿洲則頗有推爲元老稱爲藎臣者余故著其生平以告天下俾知其君臣相與之際乃如此宜其與豺狼狐貉脗合無間以流毒於中夏爲國民者安可聽其自生自滅而不爲之所哉



誓以匹夫紓國難
艱於亂世取人才
每曾算到難謀處
裂破肺肝天地哀

南洋華僑史畧目錄

爐魂君贈序
自序
例言
緒論
華僑南渡之起源及唐宋交通諸番之盛
宋遺臣亡命及元征爪哇之原因
明代遠略及華僑之發達
鄭成功獨立臺灣及漳泉惠潮人之逋逃
海禁
華荷血戰及荷政府虐待華僑之原因

客人南渡與洪天王之關係
華僑之膨脹力
清政府現今籠絡華僑之原因
結論
附論　滿清政府預備立憲之陰謀
附錄　王景宏之碑　三保洞記　弔紅河文

序

昂昂碩碩巍巍兀兀驁然磬然偉然龐然佔九萬里之版圖羣五百兆之種子屛息長臥于亞洲之大陸者非西洋史所謂東方一大怪物之吾中國乎四千年來白晝長夜軒聲若雷任馬蹄狐尾粗具人形之族寢其皮毛抉其耳目獵其頭角吸其血膏而偶無知覺甚至使其子孫千百萬流離奔亡于絕島重洋之外爲人凌辱爲人牛馬爲人摧殘踐踏宰割屠醢至不能少盡保護之責且漠然不得審其尙爲吾之子孫與否而其子孫亦馴以數典忘祖與故國血族之關係遂斬以絕嗚呼咄咄尙何忍言顧孤誠憂憤之士僅以禹甸凋落神洲蹇蹙今日割于法明日餉于德今年奪于俄明年攖于日爲可悲而不知吾之手足昆弟尙有恒河沙數逃亡窮壤饞于虎狠至絕血統之觀念爲更可悲逃亡之昆季僅以仰息强族遭其蹂躪商權不能擴殖民不能開生命不能保爲可慘而不知父母之邦淪于犬羊若祖若父久仕腥膻以致身遺飄零之域外瀕奇險內無拯援喪家之犬待虐未艾爲更可慘嗟嗟此吾友羲胤南洋華僑史略之作其重有感于斯乎其重有感于斯乎建虜之

破關南下也戮夷漢冑如斮木石殺人盈城動累億萬揚州嘉定金華江陰尤昭昭慘人心目中原流血斷頭黯無天日之禍蓋以二百六十年前賤種僭號之日爲劇爾時釜底之魚其偶能遯亡于南洋羣島之荒邱者直數百萬然滿賊既不容吾種之生活于內國又安容吾種之苟幸于他鄉故當荷人東航之際即籍其手以爲攙殘殄滅之術使之虐待勸之屠殺逼之走禁之歸居則虎狼在前返則鼎鑊在後白骨確確紅河泱泱無罪遺民遂遭大劫黯黯天地曷其有極夫吾華僑之南渡固不自明季始要之此時之南洋遂益爲漢冑之逋逃藪矣要之漢唐以後之僑民殃連城火至此遂共借南洋爲送死之場矣然則滿賊之虐我漢人固不在內國父子昆季及所驅逐之亡命已也其狠毒兇燄直中于我漢唐以後闢殖地民于南洋者之無辜衆庶矣固猶恐不足以蠱惑內國漢冑之耳目以移易其一般親待華僑之心理遂張大其詞橫加其罪呼之曰叛逆拒之爲海寇示之曰非大清子民更嚴禁史官湮沒其歷史隱瞞其受虐受屠之慘不得紹介于中國人腦中以搖動其萬年天子之業中國人士屢以歷史上數千年服從之性質又重以異族兇惡之專制之詭謀

之隱蔽遂亦叛逆其叛逆海寇其海寇而若共目非大清子民直吾之仇敵也者滿酋頒海禁以絕同胞之歸路則曰吾皇禦仇敵之手段應如是也滿酋諭荷人以宰同胞之身軀則曰吾皇誅仇敵之罪案應如是也不惟聽之而又和之不惟言之而又行之劃地仰天以爲自得而奄息于南洋羣島之同胞去國既久遂亦不知其祖宗之所自于是問于爪哇者曰吾爪哇人也問于新嘉坡者曰吾新嘉坡人也問于蘇門答剌者曰吾蘇門答剌人也淘汰于土人之語言仕合于土人之考慣漸逼于土人之面目漢家威儀唐代衣冠寖一無所存矣雖遭踐踏曰吾命如斯雖蹈屠夷曰天實亡我懵懵溷溷不知所由然則果何爲而至斯耶吾得重以深誅滿賊之罪矣滿賊之遇吾華僑也始則逐之繼則假人以誅之再則遏其歸途以拒之終則湮其事蹟以誣吾中國人故夫華僑之不通中國中國之不能保護華僑骨肉相殘殺兄第相秦越皆滿賊之欲固其無道之基之爲之也今者華僑乘內國風潮視線之所傾嚮方欲勃起滿賊懼長蛇蜿蜒其腹背又思以口蜜腹劍之術羅致之而制其死心而其手段之奸詐面目之卑劣心術之狠惡尤令人怯膽寒心嗟嗟漢唐以

還元胡肆惡之外遇華僑者皆有撫慰之殊恩而滿賊獨襲元胡之故轍而百倍之甚矣險哉異族專制之下難乎其爲命也予少餐史籍獨于建虜入關後之南洋華僑漠然不詳及襍探東西史而後偶得窺其原因之所在乃吾心欲裂矣義胤去冬返自南洋與予同旅江戶以其耳目之所及足跡之所遍于東西各籍中搜索漢人南渡之源流與諸番交通之關係而尤注目于近世滿清對待華僑之事蹟及其眼光閱半月而成此卷于病榻憂患之中巨文偉識愴惻激昂霹靂一聲得轟破滿賊二百餘年之肝膽而爲吾中國開一殖民之新天地矣昔戈倫布隻身南極以扁舟顚簸于汪洋巨海閱十三年得發見一新美洲爲世界殖民史上無限之光榮南洋者吾中國千百年存在之新美洲也而慨夫滿魔作障遂限吾遺民于婆羅海之南不得早通中國耳吾知此卷出世將使僑南同胞與祖國昆季得共知海內外蒼涼悲慘之歷史以激發其反抗之熱度增輝于神光閃爍之國旗上其功德殆不在戈倫布下讀是編者其有同感乎乃于是乎序。

爐魂識于日京江戶

序

丙午歲。余爲華僑召。去日京而之闍婆古國。任敎職。入其境。見其商紳。晤其學董。類皆目瞪口呆。相對如異國人。曾不能一通款曲。蓋其人於馬來由語外。更能提筆以談者尠矣。乃大怪之。既而漸次考察其歷史。始恍然大悟其所以失致之故。遂令余生無限悲閔之情。以言語不通。亦未嘗洩之於七百餘萬同胞之腦海中。鬱積中懷。兩載於玆矣。戊申疾劇。遄返扶桑。於病骨支離之際。勉輯是書。冀或有以表彰我僑南漢族千百年光榮悲慘之歷史於天下。庶幾人皆與余有同情云。是爲序。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有七年歲次己酉正月十一日羲皇正胤謹序於日京江戶

例言

一是書所謂南洋者、但就馬來由群島 Malay Archipelago 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ements 之範圍內而言、此外如安南 Annam 暹羅 Siam 交趾支那 Cochin China 柬蒲寨 Camlodja 緬甸 Berma 印度洋 Indian Ocean 沿岸等處、與有關係之事、間或及之而已、

一是書引據國史口碑、並參考東西各籍、裒輯而成、間於篇中依其事實、加以論斷、

一我國古籍所載外國地名、多難明曉、是書特考得其沿革、附注英文及今通用漢譯名於下、以便一目了然、其無從考者、仍之、

一華僑歷史、常有關係外國之處、況我國史例以君主紀年、最不合體、故於中國年歷下、附注西紀、以便參照、

一是書獨詳於近代之事實者、以其於民族消長之機、大有關係故也、

一現今代表中國之政府、為漢人所絕對的不能承認、故直書滿清政府、以正名義、

一我國習慣、不重遠游、重以異族專制、凡關於華僑之歷史、皆無載籍可考、故是書

缺憾尚多、以後如査得華僑之佚聞軼事、與其歷史相關者、當以次編入、再版訂正、

一是書於病中倉卒成帙、難免舛誤、閱者諒之、

著者謹識

南洋之關繫於我中華大矣以言地理則南方之屏藩也以言歷史則千百年之領土也以言殖民則我漢人之生息歌哭於其地者不下七百餘萬之衆也然而此多數之華僑非惟不能保此屏藩守此領土阻西力之東漸增歷史之光榮且屈服於少數歐美人政權之下仰其鼻息受其淘汰俯首貼耳而不敢有所抵觸豈不深可怪哉豈不深可怪哉於是論者不察莫不曰華僑無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安足以握霸權於海外樹殖民之偉業其受制於外人宜也嗚虖。人惟知無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之不足以建殖民之業耳而不知逃亡海外之人困苦顚連無所憑藉內無政府之保護外遇强敵之侵奪雖有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徒歎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已亦何所施其技乎歐洲人滿爲患生存之競爭愈烈殖民之政策愈張幾有水銀落地無罅不入之勢彼强有力者安肯容亡國民有立足之地耶昔有猶太人某富豪。憫其族人之流離失所也。思以億萬貲財。營一棲身所於荒僻之地。歷數十年終不可得而竟其志。我南洋之華僑何適成正比例乃爾南洋諸島者。果我漢

人之互市場耶我漢人之殖民地耶抑吾漢人之逋藪逃也華僑當日之南渡者。果皆抱經商之目的耶負殖民之責任耶抑亦有迫於國破家亡不得已而作亡命之客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國之云亡藩將焉屬既不能禦胡騎之南下烏足以禦歐舶之東來嗟乎。緬甸之屬於英安南之隸於法朝鮮之見攫於日以及澳門香港之割也膠州威海之失也夫人而知爲滿清政府所拱手以贈諸友朋者矣而南洋之主權爲滿清政府所奉送於二百年前華僑之身命爲滿清政府所販賣於其友朋之手者尚在緬甸安南朝鮮澳門香港膠州威海諸地喪失之先深悉之者蓋亦鮮矣然則吾二百餘萬華僑之所以不能握霸權於南洋立殖民之盛業者豈無法律思想與政治能力之故與毋亦曰祖國淪亡異族恣橫之所致也噫嘻乎。南洋華僑略之作。其亦奚可以已乎。

第一章　華僑南渡之起源及唐宋交通諸番之盛

林林總總繁衍二百數十萬漢人種於南海以南之區域內雖以風潮之衝激天演之淘汰猶能屹然自立不稍覆滅其所由來者蓋已久矣溯自漢時朱崖之南有諸國近者十餘日可達遠者四五月程前後遣使入貢其俗多與朱崖相似戶口蕃滋多異物武帝時遣應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珠玉異物南洋諸番之朝貢通商於中華自此始華僑之南渡亦即發軔於其時也桓帝時歐人皆由南洋重譯貢獻而賈胡自此充斥於揚粵矣（按賈胡即波斯等國商人）其貢沈香猩猩之屬不可殫述、三國時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番其所經及傳聞有數百國以後歷代變更非復舊名晉武帝平吳後入貢諸國多昔所未聞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西五一七）亞齊（Radja）在蘇門答剌 Sumatra 之西端）入貢其王姓陳憍如又室利佛逝（Sribodja 宋名三佛齊 Sambodja 即今德羅克貝當 Telokbetoeng 在蘇門答剌之東南與爪哇（Gava 西方相望）曾數至此漢以後數百年間我國與南洋之交通尚未見其盛也至唐之世置嶺南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

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貞觀十七年。（西六四三）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涎、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二十一年。（西六四七）闍婆（Djapara 今爪哇之一州蓋宋時僅與爪哇一港交通耳）王遣吏朝貢。太宗以璽詔優答之。又室利佛逝嘗入貢。高宗時。文萊（Brunei 漢譯波羅渤泥不一在波羅 Borneo 洲之西北部今屬英）室利佛逝皆遣使入貢。武后時。都統路元叡冒取番舶貨物。舶不勝忿。殺之。後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舶至則審事宜以聞。貞元間。嶺南奏請移番市於安南。（Annam）陸贄在中書。奏議駁之。天祐元年。（西九〇四）亞齊來朝。室利佛逝來貢。宋開寶四年。（西九七一）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太平興國時。班遮邁森（Banjarmasin）在波羅洲之東南部今屬荷蘭（Holland）三佛齊入貢。淳化二年。（西九九一）立貿易稅則。始互抽稅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者。（按古稱南海即今之南洋）並通貨。以金銀緡錢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玳瑁、瑪瑙、水晶、番布、烏木、蘇木、香藥等物。太宗立榷務於京師。詔諸番貨至廣州。非出官庫。不得相貿易。其後又詔非珍奇物皆聽市。後又詔他物之良者。亦聽市其半。大抵海船至。

徵其什一。而給其餘價値。歲入以數十萬計。縣官經費有助焉。三年。（西九九二）爪哇入貢。熙甯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令提擧究詰以聞。於是務官呂邈以闌取番物劾免。後以言者。罷杭州市舶諸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西一〇八〇）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選定推行。詔廣州轉運使孫迥罷以帥臣兼領。大觀元年。（西一一〇七）復置廣浙福建三路市舶提擧司。三年（西一一一〇）詔番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劵。毋雜禁物。其防船兵仗給之。建炎二年。（西一一二八）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自今以後。篤耨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惟賜臣僚象笏犀帶。可量令輸送。紹興二十七年。（西一一五七）詔廣南經略市舶司察番商假託入貢。隆興中。臣僚以象齒珠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一。罷博買。乾道初。臣僚又言福建廣南貨有市舶。宜置官提擧。淳熙二年。（西一一七五）詔廣州市舶除權貨物。他物之良者。止市其半。宋自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歷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錫錢幣。用是漏泄外境。故南洋諸島之交通中華者。至今猶有我國歷代古錢。亦通商之紀念物。

也。至於朝貢之國。尤以三佛齊爲最。終宋世不絕云。噫華僑之南渡及諸番之朝貢通商於我中華。殆起源於紀元以前而漸次發達於千百年以上之唐宋兩朝與不見夫今日南洋之華僑乎。其稱謂中國也。不曰中華而曰唐山。（國而曰山奇甚）其稱謂中國人也不曰華人。亦不曰漢人而曰唐人。漢文則曰唐人字。華人街則曰唐人街。凡一事一物。有關於我國者。無不以唐字爲之冠詞。菊部演劇。所操之語。馬來由語也。所奏之樂。西樂也。所製之舞臺。亦西式也。而所演之戲齣故事。則必不出夫唐傳以外。李世民薛仁貴之歷史事業。婦孺皆津津樂道之。且以唐時小說傳奇。譯爲馬來文流傳誦覽焉。謂非明證乎。吾故曰中華與南洋之交通。始於西漢而盛於唐宋以下當無疑義矣

第二章　宋遺臣亡命及元征爪哇之原因

韃虜入寇。宋社邱墟。我中華亡國之第一期也。其時蒙古人種。挾其侵略剽竊之武力。蹂躪中原。宋室諸王。遵海而南。以謀恢復。閩粵人之奉迎王師。起義禦賊者。所在皆是。尤以漳泉諸郡爲最。力觀於鄭所南之自勵詩云。漳泉數郡屢反正。贈有忠臣

野史書可知矣。迨後漢奸充斥。屢戰失敗。祥興二年。(西一二七九)帝昺(即衛王)殉國於崖山。(在廣州府新會縣南海中)丞相陸秀夫等同時死節。張少保世傑收殘兵走安南。後至海陵山。遭颶風溺海而死。(或傳駐軍離裏離裏疑即今蘇門答剌之地里 Deli 未知孰是)曾淵子等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即古占婆(Champ 國在交趾南當今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地)或竄交趾。或別流遠國。自是南洋諸國遂爲吾中華亡國民之逋逃藪矣。先是陳宜中丞相以諸臣內訌。勢難統制。又與張侯世傑謀不合。恐爲左右所賣。託失風奔占城國。俄而占城降於元。遺兵卒百二十人服事之。陰寓監絆意。又遁而奔爪哇。(元史云又名下港又曰莆家龍不知下港即巽他 Soenda 乃群島名莆家龍即今北加浪 Pekalongan 乃爪哇之一州又爲商港) 嘗遣使賫香一器遺張世傑。約以外國兵來合。迄張侯敗去崖山之後一日。有某國兵船四五百艘來援。其即陳宜中踐張世傑之約者乎。蓋以南洋諸國。慴韃垂涎。當諸王蒙塵時。曾月貢金銀米帛。充給軍需。爲屏蔽攻賊計。故陳宜中。思利用此時機。運動各國起同盟軍共驅元虜立中興之業也。心史不又有云乎。

聞公至南海諸國。（按公即指陳宜中言）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止於此。或傳在眞臘（即今柬蒲寨）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徼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寧不快哉。由此以觀。則陳宜中當日運動南洋之勢力及祖國遺民期望之殷。概可想見矣。惜大事已去。不能達最後之目的。竟爲亡國孤臣。飃流海島。以終。徒留遺念於華僑。不亦重可哀乎。乃元廷見我漢人之逃亡於南洋也。恐死灰復燃。將有大不利於彼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遂乃逞其餘威。窮追海外。安南交趾暹羅緬甸以及蘇門答剌以下諸國。先後降服。獨爪哇不聽命。以陳宜中丞相在其國故也。初元廷遣右丞孟淇使爪哇。諭降。爪王黥其面使還。元帝忽必烈（Hubilai）大怒。元至元二十九年（西一二九二）命福建平章政事伊克穆蘇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爪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併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始脫。死者二千餘人。計其亡失貨貝值五十餘萬。卒以大小懸殊。强弱之力不敵。爲元所敗。以史弼王焉。於是避秦遺黎不復能安矣。嗟乎。心史云。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

炎後。南兵至屬南。北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區。夫所謂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者漳泉惠潮廣諸府也然則胡虜亂華之時漳泉惠潮諸府之人民爲所屠戮之殆盡矣而忠義之士之被逼出亡者又豈獨陳宜中張世傑曾淵子等諸文武臣已耶當有千百萬陳宜中等其人也元政府所以肆撻伐於南洋者豈僅欲張其淫威拓其版圖已耶又豈惟思得陳宜中等諸遺臣而甘心以絕其後患已耶蓋即所以摧折餘孽使我黃帝子孫靡有孑遺乃足以償其亡國滅種之願也異族入主。果中國之福乎吾華僑宜內自省矣

第三章　明代遠略及華僑之發達

明太祖以蓋世之雄。崛起草萊。率中原豪傑。逐元賊於長城以外。空氣爲之一新。山河爲之壯色此吾漢人光復中華之日即爲我南洋先民九十餘年後重見天日之時也。洪武二年。(西一三六九)太祖遣使爪哇賜璽書。隨入貢。封其酋長爲國王。令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三年。(西一三七〇)頒科舉詔於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國文字也。遣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爪哇。又逾月至文萊。其王爲爪哇

人所間。（時爪哇爲南洋最强之國文萊亦屬之）傲慢不爲禮。斥之。始下拜受詔。復責之曰爾畏爪哇獨不畏天朝耶。乃遣使奉貢如初。又遣行人趙述詔諭三佛齊。明年。三佛齊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詔賜大統歷其貨舶至泉州者免徵稅。五年（西一三七二）正月。呂宋（Luyan）使使來貢。八年。（西一三七五）命文萊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同年九月。又遣使招諭三佛齊。九年。（西一三七六）三佛齊入貢。其使者先言王歿。嗣子不敢擅立。請命於朝。詔遣使齎印敕封之。永樂元年。（西一四〇三）成祖命宦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剌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美洛居。（即滿剌加 Ma'aecca）復便道使亞齊。其王遣使朝獻。詔封爲國王。遂比年入貢。三年（西一四〇五）六月。命三保太監鄭和（雲南人）及其儕王景宏等。（即俗所稱三保大人者是也）統將士三萬七千八百餘人。大船九十二艘。（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齎金銀珠寶幣帛。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頒天子詔。宣威德。因給賜其君長及諸大臣。不服則以武力懾之。未幾。暹羅爪哇等國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鎭市設

公舘於廣州城南海濱。尋改建於郡西仙湖。此後事也。是年冬。文萊國王悅我封王賜印之恩也。率其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十月。卒於舘。帝哀悼。輟朝三日。東宮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冥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竪碑建祠。謚曰恭順。有司春秋祀以少牢。其子襲封國王。上言臣歲貢爪哇片腦四十斤。乞勅爪哇罷供。歲貢天朝。臣今歸國。乞命官護送。就留鎮一年。慰國人之望。幷乞定朝貢期。帝悉從之。命三年一貢。又乞封國之後山爲一方鎭。乃封爲長寧鎭國之山。御製碑文勒其上。四年。(西一四〇六)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剏房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市舶所提舉司。五年(西一四〇七)九月。鄭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入朝。和獻所俘舊港賊首。帝大悅。爵賞有差。先是舊港酋陳祖義。性兇暴。(按祖義廣東人。爲三佛齊王梁道明所撫之使爲舊港頭目者。)剽掠商旅。貢使往來苦之。和使人招諭。祖義詐降。値和自好望角(Good hope, Cape of)廻航歸國。潛謀邀刦之於途。有施晉卿者。告於和。和預爲備。祖義率衆至。大敗被擒。衆五千盡殲。至是獻俘。詔戮於市。六年(西一四〇八)九月。復命和偕景宏等往賚諸國。諸國皆恭順如初。獨錫蘭山(Cyl-

on）在印度之南方海中。中國史籍所謂迦陵。又稱獅子國者。是也。）王亞烈奈若兒侮慢不敬。謀殺和。和覺而去。及和自印度洋歸。復經其地。遂誘之至國中。索金幣不得。則潛遣兵五萬餘馳劫和舟。而伐兵拒險絕和歸路。和謂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內空虛。且謂我軍孤不能戰。出其不意襲之。可得志。不然吾屬無噍類矣。衆然之。乃遣人由他道至舟。令盡力固拒。而躬率所部二千餘人。疾馳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若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急還城。官軍復大破之。全師而還。八年。（西一四一〇）呂宋入貢。九年（西一四一一）六月。鄭和以亞烈若奈兒歸。獻於朝。帝赦之不誅。釋歸國。更立其國之賢者。海外諸邦。益服中華威德。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國益讋服。來者日衆。十年（西一四一二）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既頒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而其前僞王蘇幹剌者。方謀弒王自立。且怒和賜不及己。率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軍衆及其國兵與戰。賊敗奔。追禽之南渤利（Lamvri在印度支那西岸之一島）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西一四一五）七月。還朝。帝大喜。誅蘇幹剌。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西一四一六）冬。滿剌加古里（Calicut）在

印度之西岸）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賜其君長。十五年。（西一四一七）蘇祿（Soeloe散點於波羅洲東北至菲律濱群島間之列島、明時爲貿易航路之要衝、華人因呼此名、西紀一千七百二十八年、蘇祿王遣使至閩、貢方物、求爲保護國、淸廷不許）之中東西三王。並率其屬三百餘人入貢。帝各給印誥。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令其子都麻含還國。留次妃葛本寧、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十七年（西一四一九）七月。和等還京。十九年（西一四二二）春。阿舟祖法兒、（Dhafar）等十六國朝貢。將還。帝復命和同往。明年八月。和等還。以其貢使來。二十二年（西一四二四）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按舊港今浡淋邦、Polembang蘇門答剌之一大都會也、自陳祖義伏誅後、設宣慰司於其他、以施晉卿爲使、今晉卿已死、其子濟孫請襲之也）命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宣德五年（西一四三〇）六月。帝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議復遣使頒詔行賞。仍命鄭和偕王景宏往。乃復歷忽魯謨斯（Hormuy）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眞臘、暹羅、滿剌加、彭亨、（Pahang

在馬來半島之東岸) 急蘭丹、(Kalantan 馬來半島之一州延長沿其東海岸) 渤泥、(即文萊) 蘇門答剌、爪哇、古里、阿魯、柯枝、(Cochin 在印度南方之西海岸) 大葛蘭、小葛蘭、(Kulam 可墨林北八十五英里印度之海港也) 西洋、(按中國古時所謂西洋者、指印度洋以西俗名小西洋) 瑣里、瑣里加異勒、(Kayal印度之一市屬麻打剌撒 Madras) 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Comorim 印度最南端之岬) 錫蘭、南渤利、忽魯謨斯、比剌、溜山、(Maldiva 自印度洋上果黑利海角之西南三三〇英里之處起至南方五五〇哩止、數百珊瑚列島名) 孫剌、木骨都束、(Magdoxu 在阿非利加洲中理 Sonaliland 東海岸之一港西紀一四〇五年鄭和率大船水兵遠征南洋於非洲最初所至之地也、) 麻打剌撒、(在印度戈羅麥海岸之港) 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Gunbo 非洲東海岸之一港) 榜葛剌、(Bengal 印度最著之一府今爲印度革命黨集中之地) 天方、(即阿剌伯 Arabi) 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三禽賊魁。威振海外。凡所號令。罔不服從。至今南洋華僑猶夸之外人以自雄。(南洋有魚、名舢板跳者、其脊旁有指痕五、俗傳三保大人航海時忽有一魚跳入其船中

三保大人抓而放之致成指痕故呼此名言雖無稽鄭和當年之威望可想見矣）八年。（西一四三三）亞齊貢麒麟。九年。（西一四三四）亞齊王弟來朝卒於京。天順四年。（西一四六〇）爪哇入貢。成化二十二年。（西一四八六）亞齊使臣至廣東。有司驗無印信勘合。乃藏其表於庫。卻還其使。別遣番人輸貢物京師稍給賜。自是亞齊貢使不至。（按明制、諸番例三年一貢、有來王者、准互市、立市舶提舉司以主之、應入貢番、先給以符簿、及至三司、與合符視其表文方物無僞、乃送入京、若國王王妃及陪臣等附至貨物抽什五、其餘官給之值、暹羅爪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私賫貨物入爲市易者、悉封籍之、抽其什二、乃聽貿易、）正德十二年。（西一五一七）法蘭西亦由南洋入貢。突入廣州東莞縣。大礮迅烈震駭。遠近殘掠。甚至炙食小兒。海道奉命逐之出境。自是海船悉行禁止。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船乃往漳泉。廣城市肆蕭然。非復舊觀矣。於是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稽祖訓會奏市舶之利。得允。番船復通。考自成祖經略南洋。諸番服我威德。益喁喁內嚮。如旁提安挨克、（Ponti-anak 今閩粵人呼爲坤甸在波羅洲西部之都會屬荷）三密、（Sambor 波羅洲之

岬、明時有一港與華人通商華人呼爲三密云）、薩拉瓦克、（Sarawak 波羅洲西北部之一州首府同名今屬英）、柔佛、（Gohore 馬來半島南部新嘉坡之北十五現哩、在居民大半華人）、底勿、（Timor 自爪哇擴張於東爲群島之最大者今葡萄牙及荷蘭分領之）、蘇盧馬益、（Soeradaja 瓜哇北岸要港）北加浪、Pekalongan 即元史所謂莆家龍者）磨嶼、（Madoera 橫於爪哇東北之一島、元伐爪哇時、遺數百兵士於此、因之華人最多、）三寶壠、（Semarag 爪哇要港、爲三都會之一、相傳王景宏卒於此地、市西有三保洞、王之遺像在焉）、檳榔嶼、（Pinang 距馬來半島西五哩二哩之間、英領殖民地、）羅漢嶼、（即新嘉坡 Singapore）翠藍嶼、（即尼哥巴 Nicobar 在蘇門答剌西海中之群島）層期、（Zangilar 東非洲一王國現在英吉利保護之下）綿巾碓老、（Mndanao 馬來群島之一）等處。無不通商朝貢往來不絕。至崇禎末年（西一六四四）呂宋猶有使入貢。以明亡於清。遂留閩四年始歸。烏虖猗與休哉何其盛也。明代之有功於華僑固無俟言矣。而南洋華僑之發達要惟以我明爲極盛時代。雖唐宋不能過也。奈天不祚漢祖國陸沈。吾海外華僑亦大受其影響。能不痛乎。

第四章　鄭成功獨立臺灣及漳泉惠潮人之逋逃

朱明不祿。滿清盜鼎。此又吾中華亡國之第二期也。自隆武二年。(西一六四七) 思文皇帝 (即唐王聿鍵) 被害於汀洲。清兵寇福州漳泉諸郡縣。福建全省相繼淪於夷狄。平國公鄭芝龍降清。(按芝龍欲降時、諸將多不從、子成功痛哭諫之、不聽、既降清、貝勒去其親從、尋發往北京、其妻為日本長崎王族女、以被汚於滿兵、自縊死後芝龍亦為清所斬、其子孫在京者、皆戮之) 其子鄭成功 (初名森、自唐王賜姓朱、改名成功、故又曰朱成功、即所謂國姓爺是也、) 不從。慨然焚儒服。樹殺父報國旗。會文武群臣於南澳。大倡光復之義。勤王者遠近至。以成功為泉人 (成功家居泉州之東石濱於海) 之故。漳泉人附之者尤衆。永曆元年 (西一六四八) 正月。東莞張家玉聚衆入海。潮惠二州林舉賢、陳耀起兵。衆至萬人。二月。潮州賴天肖、韶州陳順、簡信、惠州蘇來、新會縣鄉紳黃奇策皆起兵。六月。福建張興龍、謝志良、廣東英六吉、劉良機、皆擁衆入海。響應成功也。四年。(西一六五一) 成功入潮州。并鄭彩鄭聯兵。得海軍可四萬人。據金門厦門兩島以為根據。而進攻泉漳二府。同安、安溪、潭浦、

海澄、長泰、平和、詔平、南靖、等縣屢經克復。淸守官納欵者。時有所聞。此後事也。是年。淸兵掠惠潮諸郡而至廣州。城中人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淸兵環圍城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陷之。屠殺人民百萬。七年（西一六五四）五月。成功大敗淸師萬騎於海澄。六月又遣師南下。會郝尙文反正潮州。以定海李孟敬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提師往征。八年（西一六五五）四月。淸政府割漳泉惠潮四郡地與和。且封成功爲海澄公。令島師薙髮。不受。潮州復破。淸政府嚴禁沿海省分。毋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防與成功通也。七月。永曆帝遣使至厦門。册封成功爲延平郡王。（以下稱延平王）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泉二府。時已與張煌言連。分所部爲七十二鎭。設六官分理庶事。具有規模矣。九年（西一六五六）五月。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搢紳觀之。（按搢紳者漳泉惠潮諸府之搢紳也） 六月。大演水師。九月。南征。克揭陽、澄海、普寧、三縣。十一月。舟山巴臣輿舉城降。十六日。淸師再遣使議和。亦不從。十年（西一六五七）正月。台州降。二月。降將馬信等俱抵厦門。謁延平王。閏五月。改厦門爲思明州。取思復明

朝之義也。七月五日。以勇忠侯陳某守思明州。延平王率水陸將士十七萬。戰艦八千艘。大舉北伐。攻閩安、延平、連江等地克之。十二年。(西一六五九)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十三年。(西一六六〇)全師北指破瓜州。下鎮江。六月二十二日。直入南京。謁孝陵。移檄遠近。太平、寧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來降。東南震動。清酋福臨大駭。議親征。不幸天不祐漢。尋忽失利於崇明。諸將皆戰亡。崇明伯甘輝亦被禽。罵賊不屈而死。延平王退軍廈門。張煌言間關走入海。十四年(西一六六一)五月。清兵攻金門廈門兩島。延平王手旗起師。引巨艦橫擊之。滿兵不諳水。眩暈不能戰。僵屍布海。大敗而還。旋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居民於內地。以絕延平王之接濟。以致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延平王以廈門單弱。不能大有爲。議取臺灣。初閩大旱。鄭芝龍招饑民數萬至臺灣開墾。漸成邑聚。故寓臺者皆鄭氏所遷之民也。既而西紀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荷蘭人奪於日本人之手而踞之。蓋其時鄭氏爲官於明。棄之久矣。至是延平王以戰艦百餘艘進攻臺灣。同行官兵并眷口共三萬有奇。翌年(西一六六二)二月。下之。荷人出降。以大

舶載之歸國。改臺灣為東都。與金廈張犄角之勢。聘陳永華為謀主。修兵備。立法制。興學校。收明之遺臣。遣使呂宋通好於西班牙總督。徐圖報仇之策。十六年。（西一六六三）延平王薨。年三十八。長子鄭經嗣位。繼父之志。奉明正朔。不服於清。改臺灣為東寧省。招納內地兵民。眷口往臺者約有六七千。漳泉之民尤相率逋逃其中。於是派殷戶出糧。令壯民為兵。謀中興之業。會荷將波魯都來自咖喇吧（Kalapa 即今爪哇首府巴達維亞 Batavia 地）企復臺灣。與福建之清大將耿繼茂同盟。奪金門。陷廈門。經擊退之。未幾。永曆帝為吳三桂所弑。清政府下薙髮之令。使從滿俗。漢人皆不悅。所在兵起。耿精忠遣使臺灣。請經援助。經渡海而西。求借漳泉二府募兵。精忠不報。經憤甚。力攻泉州而降之。且大破尚可喜之兵。降漳州。取溫州。勢大盛。後耿又降於清。清以之導滿兵攻鄭氏。漳泉諸郡復失。西紀一千六百七十八年（清康熙十七）。經將劉國軒等率水師取平和、漳平。下海澄。又迫漳泉。漳平、長泰、同安、惠安諸邑。前後皆降。耿精忠棄漳城而遁。清將吳興祚等赴援。解泉州之圍。與國軒相持於海澄。亘一年。適三藩已平。大局已定。施琅密疏清廷。請入寇臺灣

者已兩次。然清政府猶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不敢出兵。及鄭經已卒。克塽幼冲。(克塽經子也)機大可乘。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領兵二萬。戰船三百。連合荷蘭水師。大舉來薄。先是明時。荷蘭經營東洋貿易甚力。駐巴達維亞之東印度總督遣使北京。求通商於中國。爲葡萄牙人所妨。不得要領。荷人狠狽無聊。且以兩次見辱於鄭氏也。遂力助清政府以爲邀歡報怨之地。荷蘭者、爲西歐之海國。故善海戰。清兵既得其助。鄭氏三十六年之基業遂於是夫失中國四千餘年之統緒遂於是夫亡四萬萬漢人之一綫生機遂於是夫絕且淸荷之私交以此固南洋之華僑以此多而二百餘年來僑南之漢人之所以仰他人之鼻息受荷人之苛待水深火熱至如此其極而不能伸張我中華國民之膨脹力大展其殖民政策於南洋與明朝後先映輝者亦卽胚胎於滿淸康熙二十二年(西一六八三)六月二十二日淸荷聯軍破我臺灣之日矣初滿虜入寇閩粵。以漳泉惠潮諸郡人之附於鄭氏而抗彼也恨之刺骨誓不兩立更以鄭氏兩世倂命於福興漳泉惠潮諸郡之間與滿賊相持三十餘年之久故諸郡之人之爲滿虜所屠殺擄掠者已不可勝數矣(按當鄭氏

獨立時。淸政府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於閩。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喑嗚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及鄭氏已亡。禁旅由閩撤還。俘掠男女二萬餘人。去爲奴婢。又諸將陷金門厦門時。悉殺其黨。而以子女玉帛資財犒軍）然其時尙有一臺灣之鄭氏可以相依爲命也迄臺灣既破鄭氏已亡更依誰何氏而歸之耶於戲赤縣神州變爲犬羊世界腥羶徧地淨土全無於是亡國遺民不得不步陳宜中之後塵攜其家人父子亡命於南洋之逋逃藪而寄生矣當出奔之時也荆棘滿道鵂嘷風聲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悲呼慘號之聲震天動海日暮途窮心傷欲裂既不顧前途之危險亦不計方針於何指一睹舟楫即駕之而逃當時輪船汽機固未發明而倉皇兎脫更何能繋辦大舶吁、以一葉扁舟顚簸於汪洋大海中誠爲不可思議之問題則爲洪波巨浪所掀翻葬於鯨鰐之腹者當不可以數計也幸而島嶼發見得達彼岸回首故邦遭淸政府之刀鋸斧鉞者非其子弟即其父兄甚而全家

被僇不一獲免更不忍言至於閩省脫離團聚一方者蓋亦鮮矣既登陸地之後伶仃孤苦語言不通又與野蠻相爭鬬經無窮之挫折始得謀一棲身噉飯之所稍稍安焉自此飄零異域淪落天涯祖國之關係既絕家族之音訊亦遂以不通此所以明清過渡時代南渡最多者漳泉惠潮諸郡人大都不了然其家譜籍貫者亦漳泉惠潮諸郡人職是之故也嗟乎漳泉惠潮人乎我漳泉惠潮之同胞乎爾數典而忘其祖乎爾忘滿清政府之殺爾祖若宗乎禮曰父仇不共戴天父者出於祖者也父仇既不可與共天祖仇當亦如之

第五章　海禁

烏虖我華僑之祖若宗當國破家亡之日踉蹌如喪家之狗慄慄若漏網之魚九死一生始獲托足海外免滿虜之豺吻亦云不幸中之幸者矣然而流離異國舉目無親觸於眼簾者椰椰孤燕碧海青天入於耳鼓者蠻歌嘔啞怒濤奔騰來於魂夢者父無完膚妻子流血夜半月明孑然一榻蟲聲唧唧觸景生悲未嘗不動故國之懷灑思親之淚其酸辛悲慘有何可勝言者夫清政府以旃裘毳幕羶肉酪漿既無政

敎又無文字之拖尾奴才。一旦入關。破壞我五千年之文明古國。盤踞我一千二百萬方里之沃野平原。奴隸我五百兆衆之神明貴胄。而爲所擄掠殘殺者。尙不知有幾千百萬之多。僅遺此少數之虎口餘生苟延殘喘於重洋萬里之外旣不能圖報復之業又不思染指於中原爾滿賊雖非人類當亦可以已矣乃竟有大謬不然者清政府當日對於內地無處可逃之漢人固已屠之虐之不遺餘力即對於海外可哀可憐之孤兒寡婦亦不能恝然釋於心所以『閩人入海歸國者斬之』之野蠻禁令又出現於黑暗無光之大淸會典上而頒布於滿淸康熙五十六年（西一七一七）矣。夫所謂閩人者。漳泉諸郡人也鄭成功之餘黨也獨言閩人而不言粵人及其他各省之人者。以閩人附於鄭成功與淸政府絕對的反對獨甚於粵人及其他各省之人也又以漳泉人當日逃亡於南洋者尤多於粵人也旣禁其逃又併其歸路而亦絕之何爲之已甚乃爾閩數十年前。有閩人陳某經商於外。富積百萬後以縈戀祖國。且不堪荷人苛政之猛。束裝携眷歸。營居置產。爲閩省駐防將軍及督撫所聞。即行照例奏報。（按淸制。凡閩粵人之出洋歸國者。均由該省大吏逐年彙

報。）將其全家老幼男女以及僕婢三十餘口盡數加害。貲財沒入官。悲夫。清政府對付我漢人之手段之殘刻可謂無以復加矣我華僑我國民何不幸而遭此厲也顧有爲之飾者曰。當日政府之所以頒此海禁令者。亦不過本夫性質之頑固賤視外人而不樂與之交通而已。謂之閉關主義則可。謂之仇視漢人則未必也。嗟乎。爲是言者。是不明中國通商南洋之歷史不察明亡時代華僑與鄭成功及清政府之關係且熟視大清會典而無睹者也我中國人之南渡通商非起源於西漢發達於唐宋而極盛於明時耶漢武帝不嘗募人入海以提倡之耶唐宋時不嘗優遇諸番大施懷柔之恩盛辦海關之稅耶明之太祖成祖不嘗屢遣使臣宏開殖民之業廣闢通商之道耶然其時尚在數千百年以上也則其人之性質之頑固爲何如耶然而不頒海禁如彼也竟大反夫清政府之所爲也雖以蒙古人之殘暴尚不敢有此舉則清政府之罪更浮於元政府矣至於賤視外人不樂與交通之言。尤爲無識不見夫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之早已通商中國耶又不見夫清荷兩次聯軍攻我臺灣且因此特許荷蘭通商廣東以爲報酬耶然則清政府非惟樂與外人交通且善

於借重外人以殺我漢族滅我漢族之國家與社稷者也而惟認我漢族交通外人通商外國爲有罪而當誅之其故何也。吾敢斷言之曰淸政府所以頒此野蠻無理之海禁令者。不僅禁鄭成功之餘黨出亡已且欲以錮蔽吾漢人之智識而阻其進化也。

未完





嘉應黨獄感言

虬髯客來稾

於近日數滿洲官吏之背戾人道妄興黨獄騷擾學界則嘉應學務總董江伯乾與寧與民學堂校長蕭惠昌之事亦其最著者矣吾人提倡正義與强權角逐以爲凡凶暴之來皆足淬厲民氣使知虜德涼薄不足臨馭中土則國民革命之師必起於十八行省以仁伐暴成功可操劵獲於斯時也人類幸福始有萌芽進化不已雖至於大同而無難故吾人立志旣堅公理所在湯火不辭無論滿洲施與如何之壓力必再接再厲死而後止者信道之篤然也而不圖近日滿吏之猜忌凶横有肆惡於嘉應學界之一事吾人雖甚惡滿吏之無狀然籍是以闡發吾人之主義與警告一般人民對於滿洲政府之觀念即爲身家衣食計亦宜斬釘截鐵直下宣戰之書而不容疑者也

嘉應黨獄之起。其事頗耐尋繹。今參據各報及訪事來函。則事緣刦賊鍾某扳供鎭

平縣啓宇學堂教員姚竹英與謀刼案。及姚親來待質。鐘則翻供但聞姚先生之名。而並未覿面。州牧鄒乃酷刑至六小時之久。兩足眼骨俱碎。翌日遂喧傳供出黨人郭人漳、張鳴岐、邱逢甲、江伯乾、蕭惠昌、及其餘諸人。而江蕭爲黨首。其罪尤重云云。又友人云此事之起。全由劣紳黃遵謨（即保皇黨首領黃遵憲之胞弟）搆陷而成。至黃何以出此毒手。則由黃十年以來。盤據嘉應治安。總局與官吏狠狽。無惡不作。乙未以來。嘉人士憤不能忍。出而反抗。卒賴全力而後去之。江即爲反抗最力之一人。黃之爪牙。有汕頭嶺東日報總理楊進士。人極機警。得爲嘉應學務所長。州人士復嚴攻之。而代以江氏。黃楊演劇時代之州牧。則爲曹衍翰。意存左袒。卒以人言嘖嘖去官。入現布政使胡湘林之幕。此爲搆成黨獄之大原因。而識者已早料有今日之結果矣。

又云。鄒牧未到任之先。黃氏親往省垣。與之欵接。及姚案發。黃氏則明日張膽出入衙署。且姚之到案。半被黃騙拐而來。啓宇學堂校長姚萬雲者與黃爲姻誼。案發時。姚萬雲驚皇無措。以黃爲大紳。有通官力。特往商辦法。黃氏力慫慂其使姚竹英到案。則可保無事。故姚竹英未受刑二小時之先。黃尙揚長入署。及出後。則內堂呼號

之聲作矣。云云。

案五六年來革命風潮日益澎湃其實漢人之革命心理自虜據九鼎時已醞釀深醇而不可拔維夫虜燄方張重於君臣之謬說詩書之悖教虜皆利用之以鈐制吾族故民氣不揚者二百餘年中經洪王起義雖大業不卒亦足挫虜魄而振漢聲至今日則公理日明賊勢日衰革命之事業由言論而實行大有滿坑滿谷使虜有防不勝防之恐此眞千載一時之會有如嘉應革黨之發達吾人甚願虜官所舖張揚厲者之不誣也

雖然嘉應革黨之發達果能如吾意之所期乎吾人對於此案雖感在胸既悲往者復念將來竊欲以一縷熱誠奉告於嘉應諸君之前而不期期爲江蕭二子辯護者亦曰憑吾良心所然耳

(一) 革命原理不可不明也

諸君亦知國之意義乎。國者積家而成。吾人生而有家即爲國之一分子。有保愛其國之天性。而稱爲國民者也。辦理一國之事。必有其機關。猶之辦理一鄉一邑之事

有民社有公局。而辦理國事之機關。則爲政府。故民社公局政府辦事之良否。皆與吾人有直接之關係。特有遠近之別而已。今諸君已知民社公局中之諸惡紳不可共事。鋤而去之矣。則進而上之。取穢狠狠毒之政府顚覆之。而建其新者。非光明正大之事。爲吾儕應盡之義務哉。且諸君知今日之政府爲何人之政府乎。欲論今日之政府。爲當屬之何人。可先觀握大權者爲何人以爲斷。而不料握大權者。則爲敗類新黨所詡詡焉稱爲攝政王其人也。攝政王爲誰。即爲最初征服中國所謂順治皇帝之第八代之賊子孫是也。諸君不嘗讀史乎。揚嘉之焚殺。文字之株連。勿謂過去之陳迹。不足與較。雖反對革命如梁啓超。尙云於酒酣耳熱時。談之猶欷歔淚下也。諸君不嘗攬鏡乎。辮髮垂垂。似弓非蛇。實被征服之紀念品。雖於虜之公使館員。尙知羞恥而去之也。（日本公使館員。現皆剪辮而嬉。怪問之。云、西大后嘗云。吾未死時。不准爾等棄此東西。今西后死矣。是以去之恐不及也。）夫人情不甚相遠。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爾之家被奪於强盜矣。度其人未有不欲挾弓而鬭者。又有一人走相告曰。盜今但握爾家主權耳。必返爾財產以爲爾贍養費。則吾不知向之欲挾弓而鬭者。至此遂欲降心相從乎。抑臥薪嘗膽必滅此而朝

食也蓋稍有人格者必能知所適從矣難者曰。歷朝之史。以慧眼觀之。其握大權者。皆强盜耳。何獨現政府之責備爲。且滿漢問題時人論之熟矣其言曰「彼雖滿也。而同化於我之既久。則民族主義無可發生。」又曰「滿族起於前明建州衛之地。是即爲中國之臣民。故其入主中國。但可謂爲篡奪明之皇統。而不可謂爲撲滅漢之國家。」斯二者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乎。應之曰。凡人至蔑視其國之歷史舉其一二無聊者以爲擋塞或見事實上之不可與爭又舉其二三小者而强合於今日之法理者此吾儕。所欲激發其天良掖而偕之大道者也夫謂滿洲前此非國家。故闖入中國。不成爲亡國問題。就令如其所言則今之法律未成年而殺人者爲無罪及其出於殺人則殺人爲事實上之問題雖甚狡猾之辯護士不敢謂其非殺人特法律上認未成年者爲智識未完全者不以之爲罪耳彼謂滿洲前此不成爲國家。有合於未成年之例。故其殺人爲不足與較乎。則前此未成年而殺人者至於今日既成年矣且將至於老髦猶無日不磨刀霍霍執其子孫而濫殺之殺之不盡復轉鬻於人以爲奴婢吾人以不甘爲奴婢之故起而反抗故往往舉祖宗所受之慘酷以

詔誡後人使知所警避自問可告無罪於良心矣而論者則復驚而怪之曰是欲持民族主義以復仇也且復爲無聊自慰之辭曰「吾漢人無持民族主義者以其程度已進於國家社會故反之持民族主義者則唯滿人以其程度仍不脫宗法社會故」嗚呼國家社會之程度誠較宗法社會爲優勝獨奈何以程度優勝之漢人而壓抑於野蠻滿族之下哉天演之公例以少數服從多數否則必少數者智多數者愚而後可也今較其多少則漢族四萬萬而滿族五百萬耳語其程度則國家社會與宗法社會云云論者尙津津樂道矣而尋其結果則多數而智者二百年來乃無絲毫自由幸福者何也於是知虜惡之貫盈矣入關之初自以少數不足以服人則屠殺惟恐不盡而漢人之無恥者以富貴利祿故復敎以馭民之術而爲其爪牙始有洪承疇吳三桂等以開其業中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以扶其危今有立憲黨諸鄙夫以圖固其勢而生民幸福遂剝奪盡矣諸君試思之政府爲萬惡之源而異族政府則與吾感情睽薄復重於猜忌必欲使吾民敎育實業永無發達之一日是非用風行雷厲之手段洗之以新血則舊染不除朽腐不淘敗羣不去而中國今日

半生不死之人心欲強實弱之人氣一知半解之人材終無由昂首伸眉與世界列強競進於眞正之文明也或曰、今日之革命不懼召瓜分乎。曰、吾黨精衛論之詳矣（名曰革命之外交問題）已可解決此問題。不贅述也。但人人皆知惡政府之當鋤則風起雲揚之革命軍又豈以干涉者之背戾人道而少沮其氣國民守文明之條約列強取犄角之形勢彼專以瓜分之辭進者非懦夫則鴞聲也豈足較乎以上所述自念理最明白事最實在而時機復危迫若此若稍有血性者思之當無不枕戈待旦爭走集於革命旗下以爲民請命者顧猶有怯者。必欲與虜逶迤。以冀其實行立憲則余復請畢其辭以告之。

(二)　滿洲政府決不可恃也

滿洲政府之不可恃其大原因固以操主權者爲異族有如上所云與吾人感情睽薄復重之以猜忌必使漢族無一高尚鴻偉之事業而後可者今復進而窺其內容則其腐敗之組織極爲完全而愚劣之行爲又死不改變雖欲以立憲望之豈可得乎且歐洲各國之立憲也無不經君民交鬨之慘劇然後漸臻於善而少得自由日

本之享有尊重君權之憲法者亦賴攘夷覆幕之徒視死如歸及西南一役政府知民情浮動不可以遏故有戒心焉今清國立憲之舉胡爲乎來哉自驚自擾不量德力派考察憲政大臣於歐洲日本卒於日本天皇萬世一系之尊榮流涎不已效顰而定之曰我亦爾爾夫以長白賤種攫噬中華者二百六十餘載而未蒙大白之誅已足愧幸乃復欲使其凶惡後嗣永享寶祚於無窮恐天下事未必若是之易也嗚呼滿洲立憲之舉胡爲乎來哉問之虜廷虜廷不知其所以然問之首倡立憲之康梁康梁不知其所以然問之請開國會之楊度楊度亦不知其所以然無已請還而問諸吳樾君之炸彈徐錫麟君之手鎗則滿洲政府必戰兢恐懼以立憲爲救死之具雖然惜乎康梁之不忠於憲政也政聞社被禁黨人若鳥獸散死灰不能復燃於政府中之反對者未敢有睚眦焉而徒以爭利之故買刺客以剚刃於劉士驥之腹向使康梁爭憲政之心勝於爭利則剚劉士驥之刀鋒當向於反對憲政之人無論政聞社未必終禁而憲政之效果或更有適如其意者未可知也彼楊度亦好言憲政者新報之作極力主張要求開國會及四品京堂之命下則國會由憲法而出

亦曾不少顧而向日之主張遂爲四品京堂之犧牲然富貴無常今復喪氣而出都門言憲政者可鑒言憲政以求富貴者亦可鑒矣夫康梁雖得罪於清廷而彼之倡言立憲則固爲清廷計然清廷固不之信繼則彼亦不自信矣楊度曾主張革命甲辰之間取錄經濟特科清廷疑而捕之乃逃於日本潛伏數年卒以中國新報之力得邀新寵曾未一年清廷棄之彼亦因而自棄矣諸君思之滿廷非有立憲之誠意無論矣諸君即不自愛亦何至步此等人之後塵適見其爲狙公所笑而已滿廷震於革命之風潮特下立憲之僞諭及鎗彈甫歇而故態復萌梟首之廢止刑訊之免除皆虜所鄭重其事而爲之者今則何如血肉狼籍之不恤何有於人之氣節諸君重思之天賦之人權乃人類有生以來無男女之別貴賤之殊俱得享有之者今虜皆剝奪蹂躪之而無餘則諸君雖未受刀杖之況味而人格得謂之完全乎諸君觀於歐美。其政教之修明。人類之平等。各得其所。而無乖戾之氣。諸君又試觀於日本。雖其文明。遠不及歐美。而法政秩然有條。梟首刑訊之惡習。早廢止於二十年之前。夫中國同胞。即甚凶惡。極於殺人放火強盜強姦而止耳。今觀之日本。則殺人放火強

盜強姦之事。被舉於每日新聞者。尙不知凡幾。而未聞日本政府有主張梟首刑訊以威之者。何則。於平日治之有其道。則於臨事裁之有其法也。且日本以免除酷刑之故而犯罪者日減。清國以實貴酷刑之故而犯罪者日多。今且對於革命政治之犯。往往施特別之酷刑以洩其憤矣。自非梟獍。豈能有此慘無人理之事。悍然不顧天下之非笑。其對於吾民則以堂堂自矜之天語。終以不殺不快之故。復自食之而無慚。哀哉黃帝子孫。已遭屠戮。復被戲弄。虜若曰。我非不欲實除苛法也。奈爾程度不足何。則吾將反語之曰。爾之程度又如何。以今日之奴隸教育。而欲期民智之開。雖再百年而無當。而何論八年後之立憲時期。吾知虜於爾時必復振振有詞矣。

戴震曰「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吾則曰人死於專制猶有憐之者死於立憲其誰憐之。此則亟願同胞求所以自處之道者也

吾人對於嘉應黨獄。未下批評之先。輒以革命原理及清廷不可恃之說進者。欲使同胞知革命之事業如此其高尙。而政府之凶惡又萬不可以口舌爭。則不如結合大羣顚覆之而建設共和政體。然後中國永絕君主之迹。人民少免專制之禍。即今

日所驚稱爲黨獄之名詞者亦不致再見之於歷史此爲解決根本之辦法諸君固其人耶抑非其人耶今試對於斯獄再進一言

嘉應黨獄之起內地報章皆以爲由官紳搆陷而成。一時風聲鶴淚學堂散閉者數十。今則拿辦江伯乾蕭惠昌而未已。內地紳商之電保南洋華僑之電爭其騷擾可概見矣。吾人於其內容非所深悉而但觀其發現之事件。乃有蛛絲馬跡之可尋如此。則吾人敬謹爲道理受過雖極信革命之大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固未敢以渺不相涉之人。而强其從同也。鄙人復大聲流涕疾呼於諸君之前曰諸君何不幸而爲中國之人更何不幸而爲中國之廣東人馬興順之獄楊芳之獄皆以歸國之華僑指爲黨人而械之雖得保釋所損失已不少矣無罪如徐桂乃以其謠言甚重復經商檀島與孫文同鄉遂長繫囹圄以困辱之嗚乎。諸君其醒也未專制之國深惡民氣以其好反抗耳今則以稍有血性敢爲地方任事之人亦必悻悻焉逐而去之去之無術則加以革命大逆之名以爲如是而後受者足死聞者足戒稟之督撫督撫曰「嚴查」上之政府政府曰「澈究」奏之大酋大酋必曰「食毛踐土具有天

良」於是告訐者受上賞否亦得保本位縱人言嘖嘖明知所告之子虛而不肯治以反坐之罪者懼後來之無人告密也諸君諸君以平日之熱心公益（據人言、江蕭俱有功於學界、）而有今日之結果則何如認眞道理看破生死光明磊落揚三色之旗撞自由之鐘與强權一搏搏而勝固當搏而不勝不猶愈於生而荆天棘地乎畢士麥曰「天下可恃者鐵血耳」滿廷雖惡遇强則敗安奉問題之起彼以卑鄙圓猾之手段延宕日月及日本下自由行動之命令則甘受巾幗而不辭而其對於吾民則作威作福面目猙獰雖下如州縣小吏亦儼然傳授心法可生殺之如意此眞天下萬國古今所無之奇痛願四萬萬同胞聞滿政府之名戟指而罵曰予及爾偕亡則爲有丈夫氣者也



附錄

劉道一

揆鄭

緒論

揆鄭曰胡馬南來漢臘不祀噫嘻悲已湖湘之間材俊飈發先後死事者悉嶄然露頭角澧蘭沅芷芳香不替屈原大招之賦庾信思舊之篇不足盡吾哀也發揚蹈厲言實交符有若陳天華陰重不洩砥礪節行有若姚宏業劍拔弩張精采奕奕有若楊卓林英才卓犖慷慨仗義有若劉道一

三楚風雲羣賢飛躍惓懷曩昔美麗壯盛今不可得矣揆鄭曰是安忍言哉陳姚者余未之見讀其遺箸蓋衡陽之風黃書噩夢大義昭然者也楊子足跡遍長江上下昔在白門高樓歡飲繫馬垂楊猶依稀也余能一日忘哉懷錐未擊誓以義死荒臺古寺三尺纍然余不得臨穴而一哭傷如何矣綜厥生平以告於世奪胡兒之魄而慰在天之靈余也後死責何能貸顧淹蹇至今未就也悲夫余罪焉能逭

劉子居日本論交慷慨爲國倉皇蓋余心契焉矣以劉子之年之茂劉子之材之偉所至傾蓋聲氣廣通豈獨郭林宗比哉其將長城飲馬淩厲中原成固掩跡鄭洪敗亦荆軻聶政之流也中道殂落辱身縲絏初衷所不及余乍聞而猶疑焉劉子殆不瞑矣乎悲夫雲斂天末洞庭始波舊遊如夢望斷征鴻劉楊二子俠骨固有餘馨也惟余知交零落心折如二子以是終焉余悲何及而余結局亦概可知矣

朔風淒緊落日荒凉余棲濱海有潮聲嗚咽於下悲夫秦門之瑟耶燕市之簫耶客來道劉子生前瑰奇死後悽惻脊令之苦聲也余爲記之。

第一　書生時代

亡國之士慷慨悲歌興國之士飛揚特達是故舍材智言氣節非國之幸也劉子對簿時其言曰「士可殺不可辱」或艷稱之謂大丈夫當如是矣嗟夫豈然哉余悲劉子之材智而不壽也鼎鑊如飴死而無悔以氣節著蓋亦末矣劉子而獲逞其於國家若何之建設其於社會若何之改造未可量也劉子豈以氣節著哉嶽麓皎月湘水澄波荃蕙之思索解人不得嗚呼劉子

滿洲入關。越二百四十餘載。而劉子生於湖南衡山。六歲入塾。聰穎異羣兒。四書五經。過目成誦。蓋得於天者厚矣。嗣入美人淩霄志學校。習英語。尤善悟。瑯瑯可口。無聱牙詰屈狀。試輒冠曹。淩氏以爲東方之傑也。劉子則語人曰。『生當今日。索虜猖獗。人類而毛角也者。則馳驅其下矣。』由是勤敏之概。一變爲豪放。普通社會之觀察。不曰劉子狂。必曰劉子蕩矣。劉子固弗措意也。

湖南羣山曲崿。故士多沉鬱憂傷。或率暴煩促。不得其平。三閭大夫土著也。懷王信讒。乃懷沙而死。洛陽才子僑客也。漢文有道。乃痛哭陳書。春秋富麗。來日方長。顧復擷采蘅蘭。孤芳自詡。其哀甚矣。毋乃地勢然歟。劉子獨亢爽。風骨聳然。與屈賈異。其憂國如痗。出自性成。與屈賈同。然則居叢薄之鄉。而負豁達之氣。劉子之生。質求之湖南先輩。殆別樹一幟者乎。

銀鞍白馬。跌蕩春風。黃卷青燈。辛勤午夜。活潑之精神。堅强之品性。宋代文信國庶幾其恍彿矣。信國少時。狗馬馳騁。卓犖不羈。迄於末路。乃膺亡國之痛。然而風節凌厲。正氣磅礴。天下士未可皮相。崖山舟覆之後。於是見信國。柴市尸橫之日。於是有

劉子

中原多故朝政不修劉子血性男兒痛心民族純以祕密結社爲着手之方法浪跡江湖物色豪俊飄蓬斷梗睽別家園父母勉其勵學而不知其有澄淸之願也年十七八適當朝野喧囂議變法湘中吏亦好粉飾建學校有文武普通之目劉子固弗屑然龍未驤雲幾於尺蠖劍不出匣誰識青萍且奉高堂之命不獲自由意志健兒身手一試文壇固亦觥觥巨製騰躍餘子之上滿吏以其秀也拔進之就文普通專事學問此短少之歲月學科無幾然劉子翹然異矣

斯時不獨學問蒸蒸而日上並由此得窺當道其於教育蓋漠然也居無何拂袖徑去扶桑三島人材萃焉而劉子輕裝短髮別故國之山河航一葦而之日京

彼固翩翩濁世者也而風度則藹藹可人人樂與相接比之黃叔度當其掛帆東去意氣自豪勝友如雲祖餞者盈於道驪歌一唱携手河梁羣以爲彼之事業發軔揚鑣之初也不知此後踪跡往還湖海別離日多歡會日少而其半生即於是役入荼苦境矣當時偕行者蓋有數士舊雨纚綿新遊迢遞剛抵滬脯賫告竭數士固窘彼

挹注之故中途而作阮藉豈過侈耶俠而深於情故也晏嬰脫驂陳蕃下榻彼過之無不及

雖然程魚門一生所好惟書與客黃金散盡後以窮儒終其身彼之殷接賢士奔播風塵楚囚南冠之時問者寥寂數士阻於雲濤無足怪故鄉無復知己耶網羅密耶抑於德操藻鑒之明或少遜也馬伏波曰吾愛之慕之而不願汝曹效之

彼主張急進之改革而出以愼密湘中吏初不爲彼疑也其時奮臂呼號鼓如狂之熱卓然爲湘南巨障者大有人在而彼不與故湘中波譎雲翻之候時賢赫赫有聲彼則蕭然行笈若專志於學者侯羽毛之旣豐乃高舉而沖霄彼豈退藏於密者哉漢士語言多隔絕不通故聯合上不甚便利人或以散沙見誚不無因也彼旣善英語又解方言以彼口說疏暢近策士派而處事明決近刀筆吏益之以任俠之概秀出之姿儕輩中殆罕其比故一渡日京同學遂爲推重取締規則時期彼實一熱血噴薄勤勞任事者斯時東海魚龍殊覺浩蕩而故山猿鶴未免闌珊仲連蹈海不帝强秦士行渡江誓清胡虜自是而彼革命之志益急切矣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言凜不可犯。非漢室之劉章乎東胡竊據以校諸呂擅權則禍滋甚彼所佩印曰鋤非承先志憤虜惡遂東之帽博浪之椎其比斯烈者歟莫須有三字也然具見破滅匈奴志存於夙素

彼有兄而遭黨禍竄奔在外大索十日不得者也彼之心理涵濡於家庭教育家國多難弟兄羈旅人生逆境有過於是者乎體乃兄之意迎父於海上租界俾其少承奉全兄志慰親心猶掘地而及泉父子相見其樂融融其樂洩洩嗚呼志士多苦心彼悱惻周詳如此

天下有一種之謬說戕賊天性人類所不忍言者家庭革命是也彼不謂然故彼奉親命留學日京非萬不獲已之公益絕不濫竽充數以釣時譽閉門苦學而時以問省承歡爲念未嘗一度之演說未嘗一日之廢課斂才就範恂恂儒風人不知其爲民黨俊夫也蓋乃兄既不獲歸而彼留身孝養伯仲之間家國分任亦猶尙員之志耳詎知其後之果乃南轅而北轍乎

丙午之冬萍瀏起義胡盜梗二百餘年此爲蕩平滌掃之第一幕其蓄積待發匪伊朝夕提綱而絜領馬福益之原動也赭衣關木英雄末路曾幾何時鼓聲騰半壁東南福益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哉然其初也綠林之桀耳誰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俾廣勝揭竿之衆化爲湯武仁義之師鄒魯文學儒耶燕趙悲歌士耶蓋荊楚激壯之徒也荊楚多材而與馬氏爲周旋者首推劉氏茲述劉氏之事蹟用先溯馬氏之生平

淮陰未侯不事生產周處未學見屛鄉曲馬氏出身微賤有若是者其材也荊山之璞然光熊熊其處也衆草爲伍然心鬱鬱元龍湖海之士是以遍江淮間知氏者皆非庸瑣祖逖擊檝劉琨聞鷄不枕戈而待旦則橫槊而賦詩允文允武要皆中原之豪傑而馬氏爲其中樞嗚呼盛哉蓋馬氏足智而多材餬口於四方能以圭刀藥石星命術數雕蟲篆刻息焉遊焉走秦楚而奔吳越大澤龍蛇有人識其異北地胡虜莫不厭其惡是以其勢蓬蓬勃勃而不可抑也

衣冠掃地訪豪士於屠門駃騠出塵偶庸駑於櫪下馬氏之未起也識之者寡蓋一

寒至此幾於范叔而逆旅蕭然誰識馬周矣嗚呼袒幘見馬援洗足罵酈生自古羅致英豪莫不以術然在帝制自爲則有然耳馬氏其伏波之流亞乎抑食其之風度乎彼固爲劉子結納非爲劉子籠絡也是故劉子非漢高光武而馬氏亦非伏波食其要相逢不偶如出一轍子昂碎琴伯牙鼓瑟天下惟知心相期終古此後馬劉二氏同殉國難蓋兆於落日杯酒肝膽相傾之初也歟

劉子與馬氏携將之誼如上所述以狹義論高風俠骨以廣義論戮力同仇自初至卒蓋如火如荼之觀矣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物類相感緣以氣合而況豪傑之士乎然而締交之初必有由也夫馬氏負頗牧之才具良平之略而以嘯聚叢莽收攬亡命抗顏於勢家權門鬪鷄走狗驕行里衖縉紳先生羞道之矣即馬氏甯不自傷淪落乎弗有刻骨之讐而亦乏進食之德匡人利物礌落如玉石未事詩書然固霍光之材也顧以弗馴善見嫉當道且所謀未捷而機密先洩秦關百二恨不得鷄鳴而度當此時也馬氏蘆中人誰則爲援手客者而劉子生死而肉骨之乃以免窮途之歎南冠之泣斯豈三湘七澤之義聲哉蓋實皇漢福也

馬氏所與共謀者劉子而外名士如鄭皆劉子為其先容而乃兄尤較親密方日俄之開釁也瓜分之說喧闐海內外乃兄之在湘所謂中流砥柱而革命旗幟則尤策馬而先驅者是以愈為憤慨知旃裘引弓之族不可與治而斬竿揭木之儔亦不易於圖成年少儕輩則皆趨於革命之麾下此可以深用自慰者於是就祕密之結社改弦而更張之以與馬氏寢饋斯道此乃兄所由遭范睢之厄而有田橫之行也馬氏敗黨禍急湘中如鼎沸漢家年少鐵鎖瑯璫劉子其導火之綫乎出國門東走厥惟乃兄而劉子反寂然才美不外見耶舞陽屠狗之徒也

湖南人士矜氣節亦喜功名馬氏遷善之速獨越儒流畢生意志殆分三度之進步始也鄉曲之俠少繼也草澤之雄王卒也平民之柱石而漢族之干城日新月盛其清明殆禀於生初然微劉子豈識鱗介冠裳之別乎抑豈至斷頭流血之慘乎「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洪大全臨刑不忘故友英鷙如馬氏能無大全之感歟而劉子對之則伯仁由我而死矣

勾踐深仇甘嘗敵糞聲桓反正意在微言自馬氏之死而劉子嘗膽臥薪益思所以

自勵聲氣所敷雄冠劍佩之流非讀書談道之士矣嗚呼劉子豈矯乎哉蓋非雄武之力不足以推陷廓清而非遊俠之風不足以提倡後進荊軻死而高漸離追其踵左伯桃死而羊角哀不獨生時之未至亢龍潛於淵鷙鳥戢其翼劉子蓋蓄積而有待也

盤馬彎弓持滿而發軍事上之運動未有不周詳審愼可以驟然發難者自馬氏就戮而萍瀏之衆不克堅忍遂一敗而不可收拾此劉子所不及料者也然彼旦夕圖謀不第與馬氏揷血而莅盟凡臆抱相同力圖光復自馬氏外稍知名者悉爲其所聯合且必期於切實進行而叱咤風雷恍然鬚眉女傑如秋瑾亦經一次之邂逅遂許神交

貞德羅蘭巾幗具有政識蕭娘洪氏粉黛亦解國仇西湖積翠蓋猶爲秋瑾生色矣然露邦虛無黨香閨之姿其與於是者何限吾國之有秋瑾則鳳毛麟角也當其生初拔劍哀歌鋒銳不可犯凡夫驚焉壬小忘焉而劉子獨識之於天荒地老風塵莽莽中馬出喔喔望而知爲神駿斯不亦伯樂之見哉有議以袁公越女之事者吾爲

秋瑾悲而劉子則能見於先也

蓋秋瑾之長在乎有猛厲之風而秋瑾之短則在乎少沉毅之概孤注一擲是所優爲從容而勃發期於必濟殆弗能也瑾而不死其惟刺客之將乎劉子不與士夫處而與任俠遊率亦志於是也是故志同道合劉子而爲聶政秋瑾必爲其姊匕首未呈之日風雨坐論怒髮衝冠各觀其微矣悲夫銅山西崩洛鍾東應淅水湘流其同湧子胥之潮哉

世界革命之風潮奔騰澎湃而流於亞東其並幟而出者有社會之革命有無政府之革命去干戈而用爆彈舍羣團而取狙擊蓋手腕捷心志專莫善於此以吾人觀之亞東天地猶宛轉於帝國旋渦非此則無以拒晳種是故陳師鞠旅大張撻伐之威吾儕所有事也劉子獨志於暗殺則以虛無黨之方法而與光復軍爲犄角其心純潔高尚張良豫讓荊軻聶政烏能比其烈歟蓋在亞東別開革命之生面矣

志士不爲私謀眞材不涉歧路法國革命而拿破崙擅其威英國革命而克林威爾享其成亂極思治黠桀乘其時而事專斷徵之往轍蓋如是矣是故暗殺之爲用有

過於興師而其風一倡遂猶洪水之漫濫不可阻遏史堅如起於廣東吳樾發於北京而徐錫麟收其成功於安徽劉子志焉未逮與秋瑾楊卓林同抱遺憾矣臨刃慨然不見死之素定哉中國暗殺史彼等蓋發難之陳涉也

未完



本報爲滿洲所深忌於內地禁止發行惟本報同人盡力研究密輸方法務期普及必使於各處俯拾即是乃無遺憾倘有未得寓目者請隨意通信至總發行所自能秘密妥愼按期奉寄不悞其他禁止發行之地亦照此辦法敬祈注意

本報謹白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〇七年
西曆一千九百十年
陽曆二月一日發行
（每月一回）
定價每冊二角
總編輯人 汪精衛
總發行所 法國巴黎侶濮街四號
4. Rue Broca. Paris